

# 寄塵雜著叢存

胡寄塵著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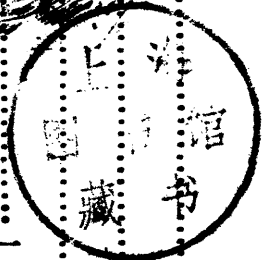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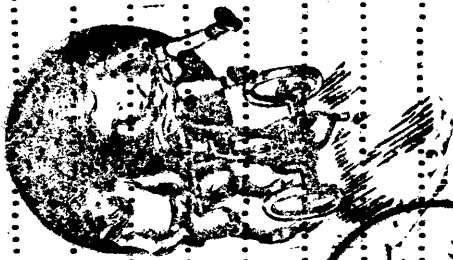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4 2190B

# 目錄

吾鄉之神話	.....	一
螺屋記	.....	五
移居瑣記	.....	八
泥水匠王承福	.....	一五
姓張的乞兒	.....	一七
補鞋子的先生	.....	二〇
種芋苻的老人	.....	二三
梭格拉底辯論之一斑	.....	二七
新鏡花緣之一回	.....	三四
新君子國	.....	四五

目錄



黃金國	五三
寓言	六三
小品文存	六七
生活詩冊	六九
貝葉詩冊	七三
遊鴛鴦湖紀實詩	七七
東南劫灰錄	七九
東南劫灰續錄	一〇一
東南劫灰錄附錄小說	一一三
今遊俠傳	一四六
朝鮮英雄傳	一五四
越南義士傳	一六二

F. K. LEISER LIBRARY

STUDENT

復光梁給圖書館

3

存叢著雜塵寄

目  
錄

新七俠傳·····	一六六
獵人一夕談·····	一七四

# 寄塵雜箸叢存

## 吾鄉之神話

中國民間所傳說的神話。只有傳說在口裏的。沒有記載在書本子上面。這一類的神話。有普通的。便是各地方都有。不過大同小異罷了。有特別的。只有一處地方有的。

我以前曾搜集過幾條。把他記載下來。題名爲中國民間文學之一斑。已另刊行。但那幾條。可算是普通的。現在將我鄉裏獨有的幾個神話。寫在這裏。名爲吾鄉之神話。

### (一) 活馬

離開我們村莊裏六七里路的地方。有一座大山。名叫黃崑。(音則)山。立在我家門口。便可以望見那座山。山上沒有大樹木。只有草。春天是綠色的。秋

## 寄塵雜著叢存

天變爲黃色。或是夕陽反照着。又變爲紫色。煞是好看。在山中間有一片白色。像一片白雲一般的。他的形狀好像一匹馬。因此村莊裏的人都叫他白馬。這匹白馬很奇怪。天晴的時候才出現。天陰便沒有了。離山六七里路的地方。可以看得見。走到山上去看。又沒有了。因此人家又都叫他活馬。這匹活馬的頭所向的一個村莊。名叫溪頭都。這匹活馬的尾巴所向的一個村莊。名叫黃田。住在黃田的人家。大都是富人。住在溪頭都的人家。比較的窮一些。因此大家都說道。溪頭都的銀子。都被活馬吃去了。但他吃了銀子。一定要下糞。他的尾巴對着黃田。糞便下在黃田。吃的既是銀子。下的糞也是銀子。所以黃田地方很富足。

## (二) 石烏龜

我們村莊裏有一個祠堂。祠堂裏有兩個大池子。池子邊各有一個石烏龜。那烏龜雖是石頭雕成的。後來慢慢的活了。所以無論天氣怎樣乾。那池子

裏的水總是不竭的。

後來有一個養媳婦。坐在一個石烏龜背上裹了脚。那個石烏龜立刻死了。那池子裏的水也乾了。直到如今兩個池子。一個裏頭有水。一個裏頭沒水。

(三) 金雞

離開我們村莊十里路的光景。有個地方。名叫金雞隴。因為這地方的山裏。曾產生一對金雞。所以叫做金雞隴。這一對金雞。羽毛都是金的。到了夜裏。他便從深山裏面走出來。

有一個識寶回子。(按識寶回子四字。是口傳如此的。不知是不是。這幾個字。大約是說一個認識寶貝的回回教人。然也決不定。)看見了這一對金雞。知道他是寶貝。然沒法捉得他住。後來有一天。那識寶回子看見人家有個小孩子。年紀十來歲了。一年四季生着病。黃瘦得不堪。只有一個頭比尋常小兒要大得幾倍。識寶回子知他頭裏有寶。便向他的父母將他買了下



來。拿鋸子將頭鋸開來。果然從頭腦中取出來一個金碗。識寶回子知道這個金碗。可以引誘金雞。便拿他盛了米。走到那地方引誘金雞。

果然一對金雞從深林裏走出來。向他的金碗裏來吃米。識寶回子伸手去捉金雞。誰知雞沒有捉住。碗已跌在地上。立刻一對金雞逃走了。地上也裂了一條縫。金雞滾入縫裏去。也看不見了。從此以後。那一對金雞。再也不出來。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所以後來人叫這個地方就叫金雞隴。

## 螺屋記

螺屋是我現在所住的房子。我替我取了一個名字。叫做螺屋。這是中國人的習慣。總喜歡替自己的房子取個名字。甚麼樓啦。閣啦。軒啦。館啦。隨便可以叫。甚至並無其地。空有其名。喜歡說笑話的人。稱他做空中樓閣。倒可發笑。

我現在這所螺屋。總算是真有此屋。我替他取個名字。叫做螺屋。也不是名不符實。上海式的中等人家的住宅。實在是和螺螄殼一般大。殼裏只好容得一個螺螄。此外更無廻旋的餘地了。我的房子是一樓一底。從底下走到樓上。一張很小的樓梯。樓梯的中間還轉了一個小灣。作螺旋形。尤其和螺螄相似。

螺螄的殼固然是太小了。但我以為并此小殼而不要。赤裸裸的。豈不是更自在逍遙麼。我倘然連這螺屋也不要。幕天席地。豈不是更省事麼。只可惜

不能殼。我替我的屋子取名叫做螺屋。不是嫌他過小。却嫌多此一物。屋的地址。在上海公共體育場對過。比較的總算空氣好一些。樓是向南的。開了窗子。可以望得見幾株老樹。前門外。是一道短牆。短牆外面。便是一個荒墳。這是尋常人很不歡迎的。然在我。反覺得很好。因為這鬼鄰的幽寂。清清的氣味。至少可以減了幾分人鄰的喧譁。我以前住在鄉下。是怕鬼的。現在不怕了。左邊是一所古庵。正和我的窗子相對。聞說是一所尼庵。却是終日深閉窗櫺。我自從移到此地以來。不會看見個尼姑的影子。古庵天井裏的一株古樹。聞說是梔子花。現在是冬初的時候。不能見他開花。是不是梔子花。要到明年才知道的了。

我這所房子是新建的。我第一天移到這裏來住。房子雖然壞。新建的總還算清潔。屋裏的陳設。要算書籍佔大多數。以外應用的器具。自檯子。櫈子。以至床榻等。應有盡有。却也不多。裝飾的東西。如鏡子。畫屏。花瓶等。也應有盡

有只是五歲的小孩子。常將物件東搬西搬。不能保持秩序。這是很不喜  
歡。而又無可如何的一件事。

螺屋裏的情形。大概如此。我第一天移屋到這裏來的時候。不知怎樣。想到  
一句詩。叫做「小住初宜屋似螺」。我就拿螺屋二字做這房子的名字。另  
外足成幾句。成了一首。現在把他寫在這裏。做這篇螺屋記的結束。詩道「  
閉門兀兀欲如何。無地容吾放浩歌。世故飽經真意少。文章常作率辭多。虛  
名一任人呼馬。小住初宜屋似螺。保取心靈終自在。等閒未必肯消磨。」

多

## 移居瑣記

我一向住在上海西門大吉路永吉里。於去年五月間移居到附近東安里。這是第一次遷居。九月間又遷居到大吉路永興里。這是第二次遷居。當第二次遷居時。徐卓呆曾經送我一副對聯。叫做「數月三遷。依然大吉」。（大吉指大吉路）因為只有上聯。沒有下聯。所以做一副對聯。他並且叫我自己做下聯。你們想想。這個下聯。怎能做得出呢。也只好擱筆罷了。誰知到了第三次遷居時。居然被我想出下聯來了。下聯是甚麼呢。須先聽我說。一說第三次所遷的地點。原來第三次就是從永興里的四十二號。遷居到四十七號。

所以我便想出下聯來道。一一椽重借。還是永興。（永興指永興里）你想對得巧不巧。不知卓呆以為怎樣。倘然他也贊成。那便要請他的夫人大筆寫一寫了。因此一副對聯。我又想到一個妙對子。就是去年冬天。我將舊作

的雜俎四種。請卓呆夫人題字（也有許多他人題過）伊題了三個字。道。四美具。運用成語。可算是妙極了。我接到他的題字。便寫了回信致謝。那謝函上。就是二難并三個字。（二難。謂寫作。即寫作俱佳的意思）這是閒話。不必多說。且說我移居的話。

移居是一件極不經濟的事。既然要損失金錢。又要損失工夫。況且今年羊格外的缺乏。我又何必要一遷再遷。再遷三遷呢。這也有原因。第一次。從永吉里遷居到東安里。是房東逼着我遷的。說是房子要翻造。那真不得不遷了。第二次。從東安里遷居到永興里四十二號。雖是我自己願意遷的。却也略有一些強迫的情形。一則因為房價太貴。兩樓兩底。共五十三元一月。兩家平分居住。派到我出二十三元。二房東總算格外客氣了。然二十三元一月。我總覺得擔負太重。二房東是姓陳。這位陳先生是林畏廬先生的親戚。爲人很好。和他同住。總算好極了。但是他說不久就搬到北京去住。我恐怕

他去了。我一人住不了這太貴的房子。臨時再找別的房子又費事。剛巧永興里有新造的房子。所以我就先行遷移了。這是第二次遷居的原因。新遷到永興里四十二號來。到還安樂。誰知不到十天。貼隔壁便搬了一家。來是以車玉器兼造麻雀牌爲生活的。終日用鐵車車着玉器。或用鐵銼子銼骨頭。那宗怪聲音。簡實使得我的腦筋受傷不淺。因此又不得不遷居。讓他恰巧本弄內四十七號空了出來。我便移居。統計安電燈。打灶頭。和小租搬費等等。共損失了六七十元。這真是冤枉。我的時間本來很寶貴。當遷移的那一天。還有功課。早晨上了課不算。吃過午飯。再要上兩課。從二點鐘到四點鐘。方才下課回來。這時候家中已動手搬家了。但是我自己的書箱一隻也沒有動。（共有一三十隻）直等到四點鐘我回來了。才動手搬。弄到夜裏。還沒舒齊。搬家除了金錢和工夫的損失。而外。還有朋友和我通信很不便利。所以我搬來搬去。總是在一帶地方。因

爲在這一帶地方。朋友和我通信。就是寫錯了。送信人也可以送得到。所以徐卓呆寫信給我。總不寫門牌。只寫永興里。其實永興里也可以不寫。只寫西門就可以了。我現在所住的房子很特別。名爲一樓一底。却有兩樓兩底。地位。不過形式不整齊罷了。租金却只有二十元。比普通兩樓兩底。要便宜得多。特別的好處。就是天井大。左右都不和人家爲鄰。免得喧譁。一面貼隔壁。就是一所尼菴的後院。院中有幾株古樹。正對着我樓上的窗子。而且客堂的左壁。就是借用尼菴後院的壁。儵然在牆上挖個窗子。就可以看見他院子裏的樹。不過這是萬萬做不到的事。

後門是雖設而不開的。因爲開了後門。就是一塊空地。這空地。乃是尼菴的產業。他是拿來堆柴板用。我想將他借下來。種一些花。或種一些菜。再好也沒有了。便同內人一直找到那菴裏去。同那老師太商量。誰知老師太一口回絕了不肯。再三商量。仍是不肯。這真叫我們沒法。現在後門外。就是一道



籬笆。籬笆外的空地。可望不可即。真可算也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事。這位老師太也太不肯通融辦理了。

我第二次搬到永興里時。我就替我的房子取了一個名字。叫做螺屋。現在房子雖然改了。仍舊是房屋。須知這螺屋二字。是我的專利的牌子。是屬於人而不是屬於屋的。前頭已做了一篇螺屋記。將來打算再做一篇螺屋記。陰曆甲子新年。我還是住在永興里四十二號。那時候替一家報紙上作文。因拈了一個新年雜話的題目。共做了十首絕詩。中間有一首道。屋後安廚。沒灶君。朝南啟戶沒門神。只因門灶非吾物。應讓房東做主人。在那邊沒有門神和灶君。在這邊也沒有門神和灶君。

在那邊的時候。也嘗做過住宅八景的諧詩。因爲我的住空很逼仄。便感覺到住在上海的困苦。所以想到這個題目來描寫住宅的湫隘。所謂八景實在好笑。如「天井春水」「廚房晚煙」。就是八景之二了。你想這景致。可妙

不妙。如今搬到這邊來，覺得寬舒多了。也清靜多了。所以這種感想並不發生。只覺得和住在鄉下差不多。連帶的想起我的故鄉來了。我故鄉現成有的寬大房子。偏偏不住。却要跑到上海來租人家的逼仄房子住。實是連我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大約說一句。就是在故鄉賣文没人要。連送人也没人要。我又不曾做旁的事。所以只好住在上海。若說將文稿寄出來賣。又因交通不便。情形隔膜。恐怕登在我們鄉下做文字。拿到上海來。也沒人歡迎。唉。我本不愛上海繁華。却又是有家歸不得。這種痛苦情形。真是無處可訴的了。

我住在上海。可算不染一切的習氣。關於遊嬉徵逐的事。一概謝絕了。然爲着柴米房租的問題。也常常感受着經濟困難。雖說僅做小說。僅有人要。然未免做得太苦了。所以近來也不高興多做。搬家以後。出品很少。許多朋友向我要。都辭謝了他們。到也覺得很抱歉。人家不原諒。還說我是搭架子。唉。

移居瑣記

那個知道我因爲移居及生病等等關係。我實在做不出好小說哩。

## 泥水匠王承福

王承福是唐朝時候的人。他本來是個農夫。那時候剛遇着有名的大亂。叫做『天寶之亂』。王承福硬被國家拉去當兵。當了十三年的兵。已經是一個小小的軍官了。王承福不願意幹。他便丟了軍官不做。跑回來。回到家中。自己的田地已被他人侵佔去了。他就做泥水匠過日子。

他沒有家室。寄宿在人家。他替人家作工。取人家的工錢。是很特別的。在房租伙食漲價的時候。他就多要些工錢。在房租伙食便宜的時候。他就少要些工錢。總說一句。他只要夠了自己用就算了。並不要有錢多下來。如有得多。他也就送給一般殘廢窮苦的人。

他常常向人家說。一一個人生在世。都要吃飯穿衣服。然不能個個人種田織布。那麼不種田不織布的人。就要靠人家來幫助他了。既然受了人家的幫助。自己也應該揀能做的事做一些。去和人家交換。所以我就揀了做

## 泥水匠王承福

泥水匠的職業。因泥水匠既然容易做。對於他人也有益。得了人家的工錢。不覺得慚愧。身體雖然勞苦。心裏到很安樂。他又說道：「我替人家作工。常常走到富貴人家。有的初去時是很好的房子。第二次走過那裏時。房子已倒了壞了。第三次走過那裏時。已變做荒地了。我問問他們的鄰舍。不是說人死了。子孫不能保守遺產。就是說犯了法。房子充了公。唉。如此看來。只吃飯而不做事的人。能夠永遠保得住他們的產業麼。因此我覺得心裏很難過。所以我就揀我能做的事做。人家都貪富貴。我獨喜歡貧賤。難道我的性情剛和人家相反麼。不是不是。我只不過看得透澈罷了。」

他又說道：「我做一個泥水匠。能夠賺得多少錢。那裏養得活妻子。所以我也不要娶妻了。」

王承福就是這樣一個人。你道他的人格是怎樣呢。當時候有個著名的文學家韓愈。替他做了一篇傳。現在就是根據韓愈的傳而改作的。

## 姓張的乞兒

姓張的乞兒。是前清時候直隸永清縣地方的人。他有個母親。窮得沒有飯吃。就討些飯來養母親。這時候永清縣的知縣。名叫魏繼齊。有一天方在落大雪。魏繼齊在路上走過。聽見路旁土洞裏有唱歌的聲音。好像唱的很快樂。魏繼齊就停住了。問是何人在那裏唱。姓張的乞兒就走出答道。『我是張某。討飯養母。今天遇着我母親的生辰。我在這裏唱個歌。助助他老人家的興致。』魏繼齊覺得他很孝順。便將他和他的母親。一齊帶到衙門裏去。魏繼齊的母親。拿了些布和米。送給張乞兒的母親。魏繼齊也拿了十吊錢。送給張乞兒。張乞兒道。『老太太送我母親的布和米。我不敢不受。老爺送我的錢。我不敢受。因爲我雖然討些冷菜冷飯。給我母親吃。我母親已吃慣了。這日子也不覺得難過。我們討飯的人。不知道老爺這十吊錢。是從甚麼地方來的。我只望做官的人。能夠清白。這地方的人民。就受福不淺了。我的

## 姓張的乞兒

母親已經八十歲了。我也有六十一歲。就這樣的終生。也就算了。『繼齊聽了他的話。覺得狠慚愧。不敢勉強他受錢。就在城內金花巷買了一所房子。叫他們居住。但是張乞兒也不要。和他的母親跑到別處去了。』

著者道。討飯雖不是個正當的事情。但是像張乞兒這樣的人。我們不得不稱贊他好。今日中國的通病。就是大家要錢。軍人政客。用各種的法子來剝削平民。平民用積極的法子來抵制他們。我以為不如用消極的法子來抵制他們。像姓張的乞兒。他所用的。就是消極的法子了。人家將錢看得重。他却將錢看得輕。人家以有錢爲榮。他却以有錢爲辱。結果能夠使那位知縣大老爺自己慚愧起來。唉。倘然貪財的人。都知慚愧。那麼平民就不會受經濟的壓迫。要貪財的人。自知慚愧。只有一個法子。就是「你有錢。只管有錢。我們不理你。看你不起。」這番話。是我一偏之見。不管對不對。趁我替張乞兒作傳的機會。姑且說一說。張乞兒本來是有一位周震榮記了他的事。現

在我就是根據周震榮的文而改作的。

姓張乞兒



補鞋子的先生

## 補鞋子的先生

離開現在一百多年。蘇州地方住着一個補鞋子的皮匠。人家都稱他補鞋子先生。

從前的人是很看不起工人的。却很看得起這個皮匠。稱他先生。這是甚麼緣故。就因爲他自己先看得起自己。

他姓錢。名叫近仁。本來是崑山人。後來住在蘇州。租了人家的半間房子住着。靠補鞋賺錢過活。人家拿破了的鞋子叫他補。他就替人家補好了。這種勞工生活。雖然辛苦。然自作自食。精神上倒也很快樂。

但是錢先生是貧苦人家的出身。從小沒有讀過書。一個字也不識。在這時候很懊悔。小時候沒讀書。他便立志補習。拿他補鞋所賺的工錢做學費。向人家學字。人家教他一個字。他就送人家一文錢。

這樣的一天一天過下去。日子多了。錢先生所識的字也多了。就能夠看各

樣的書。

他又拿他補鞋子所賺的錢去買書。一間小房子裏。工具和書籍放滿了。錢先生既然這樣的自己看重自己。人家也看得起他了。那些讀書的書生們都和他做朋友。那些青年也從他讀書。做他的學生。學生多的時候。多到二三十個。但是錢先生既不計較人家的學費。又不嚴厲的管束學生。那些沒有恆心的青年。讀書讀了不多幾時。就散去了。

學生散去了。錢先生還是做他的皮匠。補他的鞋子。

那時候一般的讀書人。是最講實行的。從書上讀了甚麼自己做起事來。就要實在做得到。並不是單讀一些書。言行不能一樣。就算是博學。

差不多大家都是這樣。錢先生也是這樣。所以錢先生讀書雖然不多。却是很實在的去做。他的立身的根本。就是「不欺」二字。他又喜歡教導人家。很熱心的指點人家。走到一條正當的路上去。他這樣的一個人。真可敬啊。

## 補鞋子的先生

後來他年紀老了。不能做工。他又沒有家室。那時蘇州有個讀書的人。名叫王繩孫。就請錢先生到他家裏去養老。繩孫的弟弟揚孫和繩孫的子姪們。都很歡喜錢先生。

錢先生終老在王家。年紀七十五歲。聞說現在蘇州虎邱地方。還有錢先生的墓在那裏。不過知道的人很少了。

這篇「補鞋子的先生」是根據清朝汪縉所做的「補履先生傳」。我曾在學校裏選過國文讀本。又叫學生們把他譯作白話文。但照原文直譯。看起來不大醒目。今朱經農先生叫我自己替他改作一篇。放在平民週刊上。給大家看看。我很歡喜做這件事。就費了半天的工夫。把他做成了。這中間的事實。都是根據「補履先生傳」而來的。只有一虎邱有錢先生的墓」一事。補履先生傳裏沒有。是我聽見朋友如此說的。作者附記。

## 種芋芳的老人

此篇是本着清初周茂三的芋老人傳而演成的。

且說慈水祝渡地方。有個種芋芳的老人。夫婦兩口。種田度日。他也有個兒子。替人家作工去了。這時只有他們老夫婦二人。守在家中。一天。是個下雨的天氣。鄉村先景。格外寂寞。只見遠遠地走來一人。舉止很文雅的。全身衣服遇着雨。都濕透了。便立在老人門外屋簷下。躲了一陣雨。老人見他年紀很輕。爲人又很文雅。覺着很可憐的。便招呼他往屋來坐下。那少年自然很歡喜的。坐定。彼此少不得攀談起來。後來纔知道這少年是讀書人。剛從城裏應考試回來。

老人雖然是種田人。小時也讀過幾年書。對於讀書的人。格外敬重。停了一回。便命老太婆將家中所藏的芋芳。煮了給少年吃。少年這時候肚子餓了。忽然得了這芋芳。覺得非常好吃。吃完了一盆。再添一盆。片刻雨晴了。少年

## 種芋芳的老人

乃辭別老人回去。說道：我今天蒙老人這樣待我。我實在感激不了。後來倘然有好的時候。斷然不忘記你。今天這盆芋芳。說罷別了老人歸去。彼此便不相知了。

光陰過得快。匆匆過了幾年。那少年由科舉出身。做了宰相。有一天他忽然記起祝渡老人家的芋芳。滋味極好。便叫廚子煮了芋芳給他吃。吃着皺了眉頭道：爲甚麼今天的芋芳。不比那天好吃呢。想了一想說道：恐怕是廚子們不會煮的。我再要吃那芋芳時。非去請祝渡那老太太來煮不可。第二天便着人往祝渡去。往問種芋芳罷老人。

這時候老夫婦仍舊是住在祝渡過他的清閒日子。也忘記了當年書生躲雨的事了。一天忽然聽見相公家有人來訪他。他到大吃一驚。後來問明白了原因。他纔好笑起來。便同着來訪問的人往京裏去。他的兒子也不必替人家作工。同他們一塊去了。

到了京城。見了相公。相公和他們叙了寒暄之後。便請老太太煮芋艿給他吃。相公剛吃了一個。便放了筷子。再也吃不下第二個了。自己到糊塗起來了。爲甚麼當年的芋艿那樣好。今天的芋艿這樣壞呢。

相公正在懷疑不決的時候。種芋艿的老人走上前來說道。相公不要見怪。鄉下人只會說老實話。相公當年走了遠路。肚子餓了。所以覺得芋艿好吃。相公今日山珍海錯都吃厭了。那裏還要吃這芋艿呢。今日的芋艿。還是當日的芋艿。不過今日的相公。不比當年的相公罷。相公聞言恍然大悟。却一時回不出話來。只是默默的不做一聲。

老人接着說道。咳。我還喜相公不過對於芋艿如此。像我年紀老了。所見得奇奇怪怪的事。落實多哩。讓我說給你聽罷。

我們村莊的南面。有一家貧苦的人家。夫婦兩人。辛苦工作度日。夫婦的愛情。是很好的。後來他丈夫得了志。便丟了他婦人。不要寵妾棄妻。婦人便受

種芋芳的老人

氣死了。這個人便是將他妻子當芋芳看待的。

我們城東又有甲乙兩人。是同學的朋友。同飲同食。同起同居。再好也沒有了。後來甲先得了志。乙落拓無聊。甲乙便絕交不來往。這個人便是將朋友當芋芳看待的。

不但這兩個人。還有許多的人。把隨便甚麼人。隨便甚麼事。都是當芋芳看待。你想可笑不可笑呢。今日相公不曾把我們老婦當芋芳看待。畢竟相公是和人家不同了。

相公聞言。覺着非常慚愧。却仍是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只得多送了些川資給老人夫婦。由他回去。從此種芋芳老人的聲名大著。幾乎沒人不知道他了。

## 梭格拉底辯論之一斑

梭格拉底是古時希臘一個哲學家。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也用不着我再說了。現在介紹梭格拉底和古勞公談的一席話。給諸位聽聽。我以為這是很有趣味而且很有益的一席話。

古勞公是個甚麼樣的人呢。原來他是和梭格拉底同時的人。他為人非常的驕傲。自己以為自己的本領。不曉多少大。眼睛裏簡直樣有別人。別人的話。他那裏肯聽呢。却不料梭格拉底。漫漫的和他談了一席話。能穀把古勞公的驕傲的態度。完全化為烏有。他這種辯論的本領。豈不是很可驚的麼。

讀者諸君。下文便是他們的談話了。

(梭)古勞公君。聽說你有志統治雅典。是真的麼。

(古)是的。我有志統治雅典。



梭格拉底辯論之一斑

(梭)好極了。一世界上可做的事情雖多。然任便何事。總不能比統治雅典。再偉大了。倘然你能達到目的。不但聞名於希臘。並且可聞名於全世界了。

(古)有志竟成。難道還達不到目的麼。(這時古勞公很快活。意氣揚揚。不可一世。)

(梭)既然要統治雅典。應該有一種計劃。請問先生的計劃是怎麼。

(古)古勞公不能答。

(梭)大概不外乎富國利民是麼。

(古)不錯。是的。我的計劃就是富國。

(梭)富國要甚麼法子呢。是不是使國家的收入增加起來。

(古)是的。

(梭)既然要增加國家的收入。第一要知道國稅的來源和數目。先生可知道麼。

(古)……(又回答不出)。

(梭)謀富國的人對於物價漲落。應當設法牽制。才可維持金融。振興市面。這當用甚麼法子。先生也考究過麼。

(古)這個我到沒有研究過。

(梭)先生既然要富國。一定要注意節省經費。如今國家每年支出多少。先生知道麼。

(古)這個也不知道。

(梭)唉。這個你也不知道。你便談不上富國了。姑且丟開這件事不講。

(古)我另有一法。可以富國。先生知道麼。

(梭)甚麼法子。我很願知道。

(古)侵掠敵國。擴張自己的土地。

(梭)是的。很好一法。凡是要侵掠他人。應該先知道彼此的情形。誰強誰弱。

了然於胸中。然後能勝。不然莫說能侵掠他人。反而自討苦吃。你既然抱了這個侵掠主義。應該知道本國海陸軍的情形。現在海軍有多少。陸軍有多少。請你說說看。

(古)這個問題。我不能答。

(梭)這不怪你。因為這些數目太繁。誰也計不清楚。但是既留心這事。應該有表簿可查。請將你的表簿。拿來給我看。

(古)我也沒有表簿。

(梭)這樣你便談不上戰爭了。……便丟開戰爭不談。和你談防守好麼。如今我國。那個城堡頂頂險要。那個城堡不險要。守某某城。要多少兵。

(古)不是這樣說。我所說的守禦。乃是盡撤守兵。因為這是個防守的空名。反使兵多農少。土地荒蕪了。

(梭)這樣說。敵國侵入。怎樣對付呢。而且你所說的兵多農少。詳細的情形。

是怎樣。請你說給我聽。

(古)這些事。我都沒有親身經歷過。但據我的理想是怎樣。

(梭)原來如此。理想不足爲憑。我老實告訴你。你要說這些話。請你精密的調查調查。調查準確了。然後根據實形。發你的議論。你勉力去做罷。我再告訴你。開礦也可以富國。你知道麼。如今國中銀產減少的原因。你知道麼。

(古)我沒有親見過銀礦。

(梭)開採銀礦。有害衛生。況且採礦。也不是你應該親身經歷的事。你總應該知道了。

(古)請先生不要故意的挑撥我罷。

(梭)礦產既然不知。糧食是應該知道的。今我國中一年產穀多少。供給全國人民能吃幾時。倘然不穀。一年之中再要多少來接濟。

(古)這個不是當務之急。所以我沒有留心。

## 梭格拉底辯論之一斑

(梭)不是這樣說。要治一家。首先要知道這一家於一年中需穀多少。要治一國。首先要知道這一國於一年中需穀多少。我們雅典人民。每年所需的糧食。治國的人應該要知道的。就說一國之事。不容易調查。如今丟開不說。單說一家。聞說你家自從你叔父當家以來。家運日衰。你對於你叔父的治家法。應該很詳細的調查一下子。這也可以顯得出你的經紀之才。倘然你連家政也弄不清楚。還談甚麼國政。譬如有人一斤的東西。他還提不起。却大言不慚的說。是能舉百斤。你想世界上有這樣的理麼。

(古)倘然叔父能聽我的話。我當然能穀幫助他整理家政。但是他不信我的話。叫我怎樣呢。

(梭)這樣說來。你自己的叔父還不信託你。雅典國的國民。又怎樣能信託你呢。古勞公。我的親愛的朋友。你應該知道目的。不要太大力所辦不到的事。不要妄想。古來逞着意氣一味盲行的人。一個個失敗了。空落得給旁人

好笑。我勸你趕快覺悟罷。

記者按。如今中國像古勞公一般的驕傲的人。恐怕也有可惜沒有梭格拉底來和他談談。

## 新鏡花緣之一回

我們向來有一部老小說。名字叫做鏡花緣。這鏡花緣裏所說的。乃是三個人出洋遊歷。到了許許多多奇怪的地方。甚麼大人國。小人國。君子國。女兒國。許多稀奇古怪的地方。他們都走到了。這三個人。一個名叫唐敖。一個名叫林之洋。再一個名叫多九公。三人本無其人。所到之地。也無此地。不過做書的人借此奇人奇事。演爲小說。博得讀書人開發思想。怡悅性情罷了。

鏡花緣書中所記的事。多不勝述。原書具在。諸君可以自己去看。我如今要借着鏡花緣中三位主人翁。另外做這篇小說。他們所到之地。所見之人。都是鏡花緣原書中所未有的。看官諸君。空閒的時候。拏來看看。包管能開發你們的思想。怡悅你們的性情。

閒話表過不提。且說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走出了女兒國。開了船。在那茫茫大海中。行了一日一夜。到了一個地方停泊。三人正要上岸去看看。這

是甚麼地方。却已先見岸上立了一塊石碑。碑上刻了三個大字。道：「夫妻國。」唐敖一見，便問多九公道：「九公，夫妻國是甚麼意思呢？難道是夫妻兩個人組成一個國家麼？」九公搖頭說：「不知道。」林之洋却在旁邊揮言道：「這個夫妻國，我雖然沒有到過，我却聽見他人說過的。他們國裏的人都是一對一對的配好了夫妻，都是成雙不成單的。單身人在街人行走，都要被人家恥笑。所以我當時泊舟去此不遠，却不敢走入他們的國境之內。因為我是單身人，走過去，不怕被他們笑死了麼？」林之洋正在津津有味說着，唐敖忽又說道：「難得遇到這樣奇怪的風俗，怎可不上去看看，便被他們恥笑，又何妨呢？」多九公道：「你如一定要去，我到也有個法子。我們三人之中，揀兩人同去，一人裝着女子，姑且冒充夫婦。誰人認得出是假的？」唐敖道：「這個法子到也好。只是那裏來的女子衣服？」林之洋道：「有有。」船上帶有內人的衣服，拏出來借給你們一用。正用得着。當時林之洋便將全套女子衣服拏出來，給唐敖穿。



## 新鏡花緣之一回

了。裝扮做女子。多九公裝着他的丈夫。兩人攜手同行。登了岸。向熱鬧的市街上去遊了一回。果然一如林之洋所言。街上走的。店裏坐的。都是成雙不成單的夫妻。唐多二人。任便買了幾件東西回來。唐敖又問多九公道。他們國裏的人。爲甚麼配搭的如此平均。難道不多一個。不少一個麼。林之洋道。這都是醫生的功勞。聞說他們國裏的人。每年生幾個。死幾個。生幾個。幾女。死幾個。幾女。都由醫生計算好了的。總是配搭平均。不使有多有少。所以全國之中。自古至今。沒有一個鰥夫。也沒有一個寡婦。他們知道鰥寡是天。下最苦的人。所以使國裏沒有鰥寡。唐敖聞言笑道。這樣到也好。三人說話之間。一面開了船。向前行走。

唐敖向林之洋道。前面又是甚麼地方呢。林之洋道。此去向西。不多遠。便是玻璃國地界了。唐敖問道。玻璃國。莫不是因爲出產玻璃。所以名爲玻璃國麼。林之洋道。不是。不是。聞說這個國裏的人。都是如玻璃做成的一般。表裏

通明。任便你肚子裏面藏着甚麼。他人人都看得見。唐敖道。這個到也好玩。林之洋道。不但好玩。而且是一種極好的事。唐敖道。爲甚麼好呢。林之洋道。我們國裏的人。最可怕的。便是面善心惡。口是心非。在玻璃國裏。便沒有這個毛病了。因爲他們的心在肚子裏。旁人也看得見。得。心正心歪。心紅心黑。旁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還有甚麼隱祕欺詐呢。唐敖聞言。呵呵大笑道。如此真好極了。說話之間。多九公已高聲呼喊道。到了。到了。唐多二人一聞此言。舉頭一望。只見船已近岸。多九公正忙着收帆繫纜。那岸上已來了兩個玻璃人。耳目手足。同我們是一般的。只是裏外通明。直視無礙。一個玻璃人向第二個玻璃人道。老弟。你今天懷了甚麼惡念。一顆心竟歪到這般地步。第二個玻璃人聞言。自己低首一看。果然心歪到右邊腋下。不知不覺的滿面露出慚愧之色。指着林之洋等三人說道。我並無他念。不過看見這三個外國人。從他方走來。人地生疎。想趁個機會。騙他們幾文錢罷了。不意被老兄看

出我好叫慚愧哩。第一個玻璃人道。這事行不得。這事行不得。說着二人同走開了。林之洋三人聽了這話。覺得好笑。唐敖再要上岸去。多九公道。橫豎玻璃人我們已見識過了。上岸去看看。也不過如此。不如再向前行罷。林之洋也不願意上岸去。唐敖一人只好不去。停了一回。便又開船向前行走。

唐敖問道。前面又是甚麼地方呢。林之洋道。倘然風順。不多一刻。便可到飯桶國了。唐敖笑道。飯桶國又是甚麼意思。莫不是國裏的人都是製造飯桶爲業麼。林之洋搖頭道。不是不是。飯桶國我當年曾經到過一次。曾經看見許許多多的活飯桶。唐敖道。飯桶便是飯桶。甚麼叫活飯桶。甚麼叫死飯桶。林之洋道。這個你不知道。讓我說給你聽。因爲這個國裏氣候溫和。物產豐富。人民不耕而穫。只要坐在家裏吃飯便是了。而且家家富足。戶戶殷實。那些富家子弟。更是除了吃飯。不知世上有旁的事。他們的父兄也不要他們管旁的閒事。只將他們聚攏在間大屋子裏。一排一排的將他們安坐着。每

天三次拿飯來送入他們口裏。因此這些人都成了飯桶。所以叫做活飯桶。他們國裏的風俗。每隻飯桶。愈是盛得飯多。愈是算好。往往大家比賽。那些不爭氣的子弟。肚子太仄。纔盛了兩碗飯。便將肚子塞得滿滿的。再也放不下。他們的父兄。見自己子弟的飯量。比不過人家。算是一件很恥辱的事。那些比勝了的。自然是興高彩烈。得意非凡了。唐敖道。這個風俗。真是聞所未聞了。將來到了飯桶國。一定要走上去見識見識。多九公道。我再不上當了。你們只管去。我總不去。唐敖道。九公說甚麼話。上岸去看看。上甚麼當。多九公道。你不知道。讓我說給你聽。他們這些活飯桶。不但單是盛飯。還要盛酒。盛肉。所以弄得酒氣熏天。腥羶滿室。我當年去見識了一次。回到船上來。足足的嘔了三日。你道上當不上當呢。林之洋道。九公的話不錯。我們還是不。要上岸去討苦吃罷。唐敖道。既然你們二位如此說。我們便一直往前走。不要停船罷。多九公道。正是。我們還赶路。今夜我倒要赶到獨官國裏歇息哩。

說着。多九公望船頭上看了風色。說道。風色正好。再把篷拉上一葉。趕到獨官國。天氣還早哩。說罷。前去拉上了一葉篷。趁着風兒如飛一般的。不多一刻。已走了許多路。途中經過飯桶國。也沒有留意。正在下午時。已到了獨官國境。收篷繫纜。將船停泊妥當。只見岸上已有許多人。拏着東西叫賣。林之洋也將自己帶來的土產。拏出來。賣給他們。唐敖看那人時。非常奇怪。只有一耳生在左邊。鼻子只有一孔。生在右邊。一隻眼睛。生在中間。這個樣。看了令人可怕。却是他們的性情。是極和緩的。同林之洋做生意。賣出買進。價目都是劃一不二。十分公道。唐敖看見他們都是一耳、一眼、一鼻孔。方知道獨官國三字的意思。因爲五官都是成單的。沒有成雙的。所以稱爲獨官國。獨官國裏的人。見了林之洋等。稱他們是雙料人。因爲一人有兩人的耳目。所以稱爲雙料人。唐敖趁着和他們做生意賣買的時候。也和他們談談天。唐敖問一個獨官人道。你們獨官。到底有甚麼好處呢。獨官人道。請問你們雙

料人。又有甚麼用處。我們一隻耳朵也是聽。你們兩隻耳朵也不過是聽。我們一隻眼睛也是看。你們兩隻眼睛也不過是看。我們一個鼻孔也是嗅。你們兩個鼻孔也不過是嗅。那麼多出來的一耳、一眼、一鼻孔、都變做廢物了。請問廢物要他何用。所以我們獨官是恰好。你們雙料是太多。唐敖道。說雖如此說。到底你們不及我們好看。獨官人道。這句話更不對了。看慣了你們。覺得我們不好看。看慣了我們。也覺得你們不好看。這是一個樣子。而且要問你。你們耳朵、眼睛、鼻孔。都是成雙的。爲甚麼嘴巴却是成單不成雙呢。唐敖被他一問。問得無話可答。只好呵呵大笑罷了。當時獨官人和林之洋等做了一番生意。天色已經晚了。獨官人各各散去。林之洋等三人在船中吃過晚飯。一早安睡。明天林之洋和多九公又上岸去做生意。耽擱了一天。到第三天才開船前行。

林之洋對唐敖道。我們向西北走兩日。可到三手國。三手國裏的人。是很喜

## 新鏡花緣之一回

歡繁華的。將我們帶來的各種化妝品、裝飾品、賣給他們。可得重價。但是他們做賊的本事很大。往往方在做生意的時候。我們衣袋裏的東西。已被他們偷了去。所以我們到那時候。要留心些。唐敖道。這個要甚麼緊。我們又不是死人。林之洋道。你如今不信。到那時候便知道了。林之洋如此說。唐敖總不信。彼此也不多談。只坐在船頭上看看海面上的景緻。或是談談旁的閒話。走了兩天。已到三手國了。船方泊岸。已見那邊國裏的人。三三五五的在岸上散步。一見船來。都走過來問道。你們可帶了甚麼好貨色來。林之洋道。有的。請你們不要上船來。讓我慢慢的拏給你們看罷。唐敖留心看了三手國的人。也只有兩隻手。並沒有三隻手。心裏好生奇怪。却見林多二人。這時都很忙碌。也不便向他們去盤問。只管自己跳上岸來。看看三手國人。到底怎樣會做賊。這時林多二人。也都上岸。和三手國人交易。忙得不可開交。也無暇照顧唐敖。唐敖剛跳上岸。便有一個三手國人走過來。向唐敖道。先生。

你的帽子戴歪了。讓我替你戴戴正。一面說時。一面舉起雙手。將唐敖的帽子重戴了一戴。便管他走開了。唐敖摸摸自己的帽子。還戴在頭上。知道不會被他偷去。又停了一刻。回到船上。林多二人也都上船。檢點貨物。賣去的已不少。却是被偷去的也有好幾件。真不知他們用甚麼方法偷去的。林多二人正談着這事。唐敖還不信。說道。莫不是你們記差了數麼。一言未了。多九公忽然大呼道。啊呀。唐兄的鬍子那裏去了。被他們剪去了麼。唐敖聞言。伸手一摸。果然滿口鬍子。不知望甚麼地方去了。才大驚道。真個被他們剪去了麼。剛才只有一個人。雙手替我戴了一戴帽子。怎樣便能剪我的鬍子去。林之洋道。你不知道他們是三隻手麼。兩手替你戴帽子。有一隻手正好剪你的鬍子。唐敖道。我並沒有看見他有第三隻手。林之洋道。他那第三隻手是能伸能縮的。不用時縮在肚裏。用時伸出來。那裏讓你看得見。我先說他們會做賊。你不信。如今你鬍子給他們偷去。你才知道。唐敖一口好鬍



子。無端被他們剪了去。甚不高興。却也無法可處。只好自認晦氣罷了。他們三人。在三手國停留了兩天。便又開船前行。本打算往三面國裏去的。只因天氣漸冷。前途風雪甚多。不便行走。便商量轉身回到女兒國過冬。待明年春和日暖。再往前行。女兒國裏的人情風俗。鏡花緣原書裏已說得明白。做書的不用再說了。

## 新君子國

舊小說鏡花緣中的主人翁唐敖、多九公、林之洋，飄流海外，足跡所經，都是些稀奇古怪的國。單說其中有一個君子國，國內人民品行極高，賣東西的商人自己減價，以多要為恥，買東西的客人自己增價，以少付為羞。正和我們中國商場中的討價還價絕端相反。所以在他們三人眼裏看起來，簡直是莫名其妙。因此便把遊歷君子國的見聞，記在書裏，佔了鏡花緣一部份的篇幅。

現在我們另外聽見人家傳說一段故事，說是唐敖等三人遊歷海外歸來以後，又有第二次航海之行。第二次的行程中，也經過一國，好像和以前的君子國差不多，却又不是前頭那個君子國，所以叫他新君子國。這段故事是鏡花緣書中所沒有的，可以補原書之闕。閒話表過不提，言歸正傳。且說唐敖、多九公、林之洋三人，第二次航海的行程中，到了一地方，捨舟登

岸只見山川林木城郭人民彷彿和中原一樣。三人上岸閒步了一回。遇見路人彼此通問。言語也能相通。那地方的人聞說唐敖等三人是從中國來的。格外的殷勤招待。禮貌十分謙和。唐敖也問這是何地。其中有一人答道的。我們生長此地。自耕自食。閒下來的時候。便讀讀書。以此自度歲月。不識不知。無憂無慮。不知這是何地。只知是我們生長之地罷了。也有他方的人民。到此來遊歷。我們待之以禮。聞說中華乃是禮義之邦。久已欽仰。今不料三位高賢。便是從中華來的。小人得瞻道貌。幸何如之。那人如此說着。多九公向唐敖道。這個地方的人民。謙讓有禮。彷彿便是君子國了。唐敖道。我也是如此想。林之洋道。我們無妨再進城去考察考察他們的人情風俗罷。唐敖多九公齊聲答道。甚好。於是三人又進城去。慢慢的在路上走着。暗暗地留心路人的舉止動作。只見有兩個人在那裏爭論。一個戴眼鏡的少年。手裏拿一粒砂。向一個老年人道。老伯。這是你的東西。剛才落在地上的。我拾到

了。應該還給你老人家。他一面說着。一面要將那粒砂放入老年人的衣袋裏。老年人雙手按住了衣袋。不讓他放進去。說道。我的東西落在地上。是我自己不小心。難爲足下拾到了。這區區之物。應該是要奉贈的。你老兄不要還我罷。少年道。你老人家這樣說。未免欺人太甚了。小姪決計不肯依的。還請老伯收還。那就感激不盡了。

他們二人這樣的爭論着。唐敖等三人在旁邊看得出神。唐敖低聲自語道。那少年手中一粒砂。有甚麼用處呢。多九公道。恐怕不是砂罷。唐敖道。是甚麼呢。多九公道。看他亮晶晶的發光。怕是金剛鑽。唐敖道。金剛鑽是甚麼。多九公道。老夫素聞海外有一種金剛鑽。他比寶石還要貴。却是老夫只聽見如此說。還沒有親眼見過。今天所看的。大約便是金剛鑽了。唐敖道。金剛鑽比寶石還要貴麼。多九公道。可不是麼。倘然他手裏拿得一粒是金剛鑽。怕不要值三五千銀子。唐敖暗暗稱奇道。三五千銀子。這樣的取與不苟。真是

奇聞了。

正在這時候。又聽那少年說道。老伯。這是粒金剛鑽哩。並非砂石可比。老伯一定不要。便是忒殺看小姪不起了。倘然是一粒砂。或一粒石子。我不當得而苟得了。那麼。我受的良心損失還小。現在是一粒金剛鑽。我不當得而苟得了。我所受的良心損失乃更大了。他事或可遵命。這事萬萬不能遵命的。老年人道。倘然是一粒砂。或是一粒石子。承你的情。賜還了我。我不當收而收。所受的良心損失還小。現在是一粒金剛鑽。我不當收而收。我所受的良心損失乃更大了。足下只知保存自己的良心。却不顧他人的良心。這是老夫所不敢贊同的。還請足下三思而後行罷。

少年道。不是這樣說。這粒金剛鑽。本來是老伯之物。無心遺失在路。小姪順便灣一灣腰。拾了起來。有何功勞。安能受此厚報。物歸原主。才是道理。小姪和老伯素未識面。略無嫌隙。老伯何苦要損壞小姪的良心呢。老年人忙道。

不是這樣說。足下這樣的高誼。在老夫所受的利益。已經不淺了。區區一粒金剛鑽。何足云報。少年道。老伯的話太客氣了。老年人道。不。這是老實話。不是客氣話。今天我遺失了一粒金剛鑽。是我自己不小心。咎有應得。難爲足下提醒了我。我下次事事留心。不致再失東西。這種利益。真是一生一世享用不盡。豈是區區一粒金剛鑽所能報答麼。既然遺失在地上。當然不是我的物了。足下爲甚麼要還給我呢。真是說不通。

他們二人這樣的說着。唐敖等三人呆呆的立在旁邊看。看了一回。真說不出甚麼話來。只是暗地稱奇不置。他們二人爭論一回。仍舊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後來還是老年人說道。老夫決計是不肯收回的。足下既然不屑要。還是將他丟在地上罷。少年道。這樣也好。但是我和你老人家胡纏了一回。實在對不起老伯了。老年人道。好說。我也對不起足下。這時候少年將那一粒金剛鑽放在地上。辭別老人而去。老人也不管他。慢慢的走開了。

二人去得遠了。唐敖等三人還立在那裏不走。要看這粒金剛鑽有沒有第二個人來拾去。過了片刻。只見一個提籃子賣蘋果的小販。打那裏走過。看見草地裏亮晶晶的發光。彎下腰去一看。不覺大叫一聲道。哎呀。這是一粒金剛鑽。是那個遺失在這裏的呢。抬頭看見唐敖等三人。便問道。這是你們的麼。唐敖等回說不是。小販低頭沈思了一回。自己說道。既然不是你們的。我也不管了。停了一回。又說道。倘然原主來尋。尋不着時。豈不要多費工夫麼。我既然無意中看見了。無妨在這裏做個標記。讓他知道。說罷。便從身邊掏出一枝鉛筆和一個紙條兒來。寫了幾個字。掛在草上。唐敖走近一步去看。只見他寫的字道。『你遺失的金剛鑽。便是在這裏。請你來拾罷。』唐敖看罷。順便向那小販買一枚蘋果。問他要多少錢。那小販將唐敖望了一望。知道他是遠方來的客人。說道。這蘋果不大好。尋常賣十文錢一枚。但是對於遠方來的客人。理應優待。略盡地主之誼。如今只收半價。每枚五文。

唐敖記得當日在君子國裏所見故事。知道他們的風俗是如此的。便也學着他們的樣子說。你的蘋果怎樣好。五文一枚。未免使我們太佔便宜了。你老兄這樣的客氣。我只好不買罷。小販道。先生說那裏話。我的蘋果實在不好。外面雖然好看。裏面說不定生了蟲。倘然使人家出重價買了不好的東西去。我怎樣對得住人家呢。

唐敖正和小販在那裏論價。林之洋忽然想試一試那小販。說道。你剛才見了金剛鑽不取。莫不是因為我們在旁邊看見。不好意思取麼。小販聞言。紅着臉說道。先生。這是甚麼話。你將我當做假君子麼。你太看我不起了。他如此說着。唐敖覺得不好意思。回頭向林之洋說道。你不要多言了。你不會說話。一出言便要得罪人。看看時候也不早了。我們回船去罷。不要再在這裏鬧笑話了。多九公也道。正是這裏的人情風俗。我們已窺見一斑了。不如趁早回船去罷。於是三人便又回船而去。趁風揚帆。往別國裏遊歷去了。他們



## 新君子國

到了別的國裏。少不得也有所見聞。不在本題範圍之內。恕不多述了。

話說地球的頂北面叫做北極。北極的頂北面有一塊土地。名爲黃金國。黃金國的四周都是海。又因天氣極冷。海水都結成了冰。一年四季。金總不溶化。所以一個黃金國。深深的被冰圍住。外面的人不能走到他的國裏去。他國裏的人也不能走出來。不知何年何月。中國有一個旅行家。名叫華仁。忍寒耐苦。走過冰海。到了黃金國。黃金國裏的人看見是他國的人來了。格外的客氣。格外的熱心。待遇華仁。華仁初到黃金國裏。還不懂他們的話。但是他們的語。很容易懂。也很容易學。不到幾天。便學會了。便可以自由自在的和黃金國裏的人談心。

頂奇怪的一件事。便是他們國裏黃金非常之多。華仁看見他們的房子。牆是用金子鑄成的。瓦是用金子鑄成的。十幾尺高。兩人合抱的柱子。也是赤金鑄成的。照着太陽。金光燦爛的。將華仁的眼睛也看花了。不但房子如此。

便是大路上也都用金子鋪平了。幾尺寬幾尺長的大塊金子。放在路上。給行路的人坐在上面休息。那山脚下。河邊下。零零碎碎的金塊金屑。更不知多少。華仁到了這個黃金之國。快樂極了。却也覺得很奇怪。爲甚麼他們的黃金如此之多。倘然分一些給我帶回去。真是子子孫孫用不盡了。

華仁問他們道。你們國裏的黃金。爲甚麼這樣多呢。黃金國人道。這個黃金。算不得甚麼。我們國裏。徧山徧谷。都產黃金。要多少便是多少。只須拿鋤頭。往山上去挖便是了。華仁嘆道。咳。好金子。倘然帶一些往我們國裏去便好了。便可以做富翁了。

黃金國人聽了。覺得很奇怪。問華仁道。帶回你們國裏去。有甚麼用處呢。富翁是甚麼東西。我們也不知道。華仁笑道。你們黃金多。自然說他無用。若我們國裏。只要有了你們十幾片金瓦。便可以做富翁了。做了富翁。便可以坐在家裏不做事。自然有飯吃。有衣裳著。豈不是很快活麼。

黃金國人聽了。越發不懂。問道。難道你們國裏吃的飯。是金子做成的麼。難道你們國裏著的衣裳。也是金子做成的麼。華仁搖手道。不是。不是。黃金國人道。既然不是。爲何你說。有了金子。便有飯吃。有了金子。便有衣裳著。華仁道。不是如此說。原來有了黃金。便有錢。有了錢。吃的著的。都可以買到了。黃金國人至此。還有些不大明白。問道。原來你們國裏的規矩。吃的著的。都可以用黃金買來麼。華仁道。正是。黃金國人道。這個規矩。真奇怪極了。我們國裏。却不是如此。

華仁便問道。你們國裏是怎麼樣呢。黃金國人道。我們國裏人人種田。自己種了田。自己吃飯。不種田便沒有飯吃。人人自己種麻。種桑。養蠶。織布。自己做衣裳穿。倘不種麻。種桑。養蠶。織布。便沒有衣裳穿。倘然黃金能穀買東西。那麼懶惰的人。便宜極了。只須拿黃金去買。任便甚麼事都不要做了。華仁聽到這裏。恍然大悟道。怪不得我初到這裏來的那天。看見一個農家。

在那裏做餅子。我當他是買餅子的。便從身邊摸了三個銅元。向他買一個餅子。充飢。那農人理也不理我。我以為三個銅元太少了。加了一個。他還是不理。我肚裏餓得急了。便將銅元收回來。換了一角小洋給他。他還不理。後來我拿了一塊大洋給他。他還是不肯賣。我只得忍餓走開了。我心裏暗想。這裏的餅子。爲甚麼這樣貴。一塊大洋買一個。還買不動。今日得聞此言。在知道那餅子是非賣品了。黃金國人聽了。呵呵大笑道。這真是笑話了。這真是笑話了。華仁道。這一盤事。在你們聽了。算是笑話。在我們國裏的人聽了。更是笑話哩。

這時候。華仁和黃金國人一面談話。黃金國人一面送了酒飯請華仁吃。只見盤子。杯子。都是金子造成的。吃的菜也是豬肉雞蛋之類。和我們國裏差不多。只不過有一種小魚。是黃金國裏的特產。是我們所沒有的。華仁拿着杯子喝酒。一面想道。偷然這個金杯子。他們肯送了我。我帶回去。也可以發

一注小財了。心裏如此想着。口裏却不便說出來。只是端着杯子。慢慢的喝。實在他意思並不在酒。只在酒杯。黃金國裏的人。看見這個情形。便知道華仁的心事。說道。先生莫不是歡喜這個杯子麼。華仁不好意思說。只是含笑不語。黃金國人道。這樣的杯子。我們是很多的。你既然愛了他。我們便將全桌的杯子。都送給你。等你回去的時候。帶了回去。當一件紀念品。豈不好麼。華仁道。這樣便多謝你們了。只是我沒有甚麼東西送你們。怎樣好呢。黃金國人道。你手指上帶的那金圈。我們是不要的。你衣箱裏帶來的衣服。一來你自己要着。二來這樣的衣服。我們也都有。我們也不要你的。只是你手裏拿的那一枝有節的拐杖。實在別致。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便請你送了我們罷。華仁道。這枝竹杖。值不得甚麼。早知道你們沒有。我便多帶一些來送你們。當時說着。華仁便將手裏拿的一枝竹杖。送與黃金國人。黃金國人得此。如獲珍寶一般。大家傳看。都以爲是一件珍貴之物。不勝歡喜。在華仁

拿一枝竹杖。換了好幾隻金杯子。也非常快活。

明天黃金國裏的人。又伴華仁往各處去游玩。先到屋後菜園裏。只見園角裏有一個大雞籠。也是金絲編成的。十幾隻雞。棲在金籠裏。真個比鳳凰還要闊。走出後園。看見一片荒地。四周圍了籬笆。那籬笆都是金絲織成的。籬笆腳下。都是一塊一塊的碎金子。華仁心裏暗想。這些碎金子。必是無主之物。何妨讓我拾一些。放在衣袋裏。帶回本國去。華仁一面走。一面拾。不多幾時。衣袋都塞滿了。覺得很重。走起路來很吃力。黃金國人。見了這個情形。都好笑起來。說道。先生。你要這個做甚麼。不如把他丟掉罷。省得帶在身邊吃力。華仁道。這個帶到我們國裏去。都是有用的。黃金國人道。這個很容易。等你回去時。我們挑幾擔送你便是了。這時候何必帶在身邊吃力呢。華仁拾了一衣袋的金子。捨不得丟。却又被黃金國人逼迫不過。不得不把他丟掉。但是心裏覺得實在可惜。

再走了一回。又看見許多金牌樓。金塔。都是完全黃金造成的。又走到一個江邊。橫江架了一道金橋。約有半里之長。也全是金子造成的。兩邊的欄杆。都是金絲編成的金網。那條江是水清見底。江底下都鋪滿了金塊金屑。華仁看到這裏。真個眼睛花了。說不盡的快樂。也說不盡的羨慕。當時過了橋。又往各處去游了一回。直到晚上才回來。所到之地。無非是黃金世界。不必細說。

且說華仁在黃金國裏住了好幾個月。才辭別黃金國人。回本國來。臨別之時。黃金國人又請他吃了好幾次酒。並送了他許多金杯子。金盤子。又送了他好幾担金塊和金屑。華仁一一收了。謝了黃金國人。很歡喜的回本國來。只因好幾担金塊金屑。一人挑不動。所以還是不曾帶。只盡力挑了一担回來。好容易走了許多日子。過了冰海。回到中國。這一担金子。和許多零碎黃金器具。華仁在路上都不便拿出來看。一直到



了家中才拿出來看。不看猶可。一看便氣昏了。好好的一大担金塊金屑。爲甚麼都變了土塊土屑呢。再將金杯子、金盤子拿出來一看。也都變了泥杯子、泥盤子。奇怪極了。金子爲甚麼會變呢。難道是在半路上被人家換了去麼。實在不是。華仁仔細思量。才想出這個道理來。他想到黃金國離開我們中國。既然這麼遠。天氣不相同。地土也不相同。黃金出了那國的境界。到了我國。自然要變了。華仁心裏如此想。便把這話去請教一位礦師。礦師也說這話有理。因此華仁愈信黃金國的黃金帶不到我們國裏來的。他雖然空喜歡了一場。到底還做不成一個富翁。

但是華仁因此覺悟了。他因此悟出兩層道理來。他說道。

黃金國裏的人。都是自己種田。自己穿衣吃飯。一切的東西。都不用黃金去買。所以黃金便無用。黃金無用。一切欺騙搶劫的事都沒有了。我們國裏大多數的人。自己不種田。也要穿衣吃飯。而且吃要吃好的。穿要穿好。

的穿的吃的。從甚麼地方來呢。都是用黃金買來的。自從黃金可以買一切的東西。所以黃金便貴了。自從黃金可以買一切的東西。所以人家落得不做勞工。只想法子弄黃金便是了。因此欺騙搶劫的事。就一天多似一天了。倘然黃金也不能買一切的東西。人人都要自作自食。恐怕這個擾亂的世界。便可以太平起來了。

華仁這一番話。很有意思。他這層意思。便是從黃金國裏覺悟出來的。華仁又想到。

我在黃金國裏。有了黃金。無處用。帶到本國來。又不能帶。真是一件苦事。然而我們國裏的富人。家裏積了許多黃金。用也用完。正和我在黃金國裏一般。到他死的時候。帶也帶不去。正和我出了黃金國一般。照此看來。富翁貪財。又有何用。他們的迷夢。大可以醒醒了。

華仁這一番話。也很有意思。他這一層意思。也是從黃金國裏覺悟出來的。

黃金國

諸位看官。華仁現在覺悟了。我們聽了他這段故事。也可以覺悟麼。倘然也覺悟了。現在擾亂的世界。便可以太平了。我們真要感謝華仁。真要感謝黃金國人。

漁父

漁父攜長竿。垂巨綸。臨大海而投香餌焉。頃之得一巨鱗。漁父喜歸。而畜之。缶中以求善價。夜夢其魚謂之曰。吾生于水。不知水之外有世界。今而後始知之。漁父曰。汝之見聞可以廣矣。魚曰。子之居于空氣中。不知空氣外有世界。不亦同于吾耶。一旦有人焉。攜長竿。垂巨綸。釣汝出于空氣之外。亦足以廣汝之見聞矣。漁父默然。醒而盡之。視其魚已躍去。不知其處。

動靜

智者好動。仁者好靜。智者問于仁者曰。子好靜。而何靜之有。仁者曰。吾朝而默坐。夕而安睡。冥心息慮。非靜而何。智者曰。子之默坐。而呼吸亦嘗止乎。子之安睡。而血脈亦嘗停乎。仁者曰。然則子好動。又何嘗動哉。智者曰。吾朝習體操。晝治百事。暮夜猶必弄球遊戲。非動而何。仁者曰。子之習體操。而心其

寓言

能不定乎。而步伐亦嘗亂乎。子之弄球而手而目。其能不專一乎。二人相視大笑曰。靜中不動。動中不靜。

蝨語

東郭先生。隱几而臥。聞有讚美大地者。其一人曰。大哉地也。其圓如球。有山有邱。縱橫萬里。任吾遨遊。底爲淺草。頂爲森林。森林之中。是吾窟宅焉。撥其地而嘉穗見。鑿其土而澧泉出。爰居爰處。長我子孫。其言未畢。又一人曰。吾寄生于大地之上。自以爲得。烏之不有他物。復寄生于吾身乎。東郭先生聞而異之。忽焉已醒。知是夢也。覺髮際有物蠕然。捫而視之。爲兩大蝨。爲斯言者。其此物乎。東郭先生笑曰。吾之寄生于地球之上也。安知地球之不復爲巨人首乎。

園丁

胡子游於園中。見園丁養樹。手巨剪而腰鎌刀。于旁出者剪之。冗生者刪之。

胡子見之欣然有得色。弟子進而問曰：先生何所得而欣然？胡子曰：吾語汝養樹去繁枝，立言去浮詞，悟得剪裁理，園丁是我師。此言所以有得色也。

無絃琴

印度之詩人太哥兒，創爲無韻之詩，傳至震旦。弟子問曰：無韻之詩，其可乎哉？胡子曰：可也。子不聞乎陶靖節之無絃琴乎？琴以寄意，豈在乎絃？詩以言志，豈在乎韻？雖然拙樂工抱枯木而擊之，其聲啞然，曰：此無絃琴也。吾不信矣。

莊子游梁

莊子游梁，濟川焉。舟子歌曰：莽莽平原，川河間之；洋洋河水，舟楫濟之。美哉人功，可奪天力也。莊子曰：水能沉物，水之性也；木則不沉，木之性也。或沉或否，自然而已。天不生木，人孰能爲舟哉？舟子曰：非人之智，亦烏能爲舟？莊子曰：人何以有智哉？自然而已。

## 寓言

## 瘦人

吳有瘦人。見鄰人之貌豐而喜之。問其致肥之術。鄰人曰。使吾貌加豐者。牛肉也。瘦人唯唯而退。明日剗活牛之股而補于己之兩顙。毛茸茸然。猶未去也。自以爲肥矣。往見鄰人。鄰人見而却走曰。若胡爲變爲牛耶。曰。非子之教我如是乎。鄰人曰。噫。夫屠者之宰牛也。伐其毛。剔其骨。吾然後市其肉。割之使方。烹之爲臠。調以酸鹹。而後食焉。猶必咀嚼之。消化之。棄粕存華。供吾養料。食之又久。貌始加豐。未聞有割牛之股而補己之面者也。瘦人聞言。俯而思。仰而嘆曰。今日言科學言哲學。割牛而補面者多矣。

# 小品文存

宜社小啟代

中國文學之衰。至今日而已極。功非一夕。作者寥若晨星。值不一錢。時彥棄如敝屣。及今不與提倡。益見凋零。不有集會。難資切磋。某等徵我同人。設茲宜社。本以文會友之意。收賞奇析疑之樂。當年幾復。敢云踵步前賢。今日琴樽。聊以被除俗慮。豈文人結習難忘。亦學者商兌應爾也。

劍考序代

余性迂鈍。頗好武術。仗義任俠。豈古人之敢追。馳馬試劍。知荒嬉而難免。然而考工有記。刀劍著錄。釋名考制。古者所不廢也。嗟夫。良工不作。誰能鼓歐冶之爐。寶器長淪。人祇彈馮驩之鋏。豈不悲哉。乃據舊知。著新考。非敢自矜博聞。聊以寄吾深慨耳。若曰。一朝飛去。出匣有能化之龍。十載磨成。爲人理不平之事。則吾不敢也。

小品文存



## 小品文存

## 石菖蒲譜序

草木有譜。始於晉載凱之之竹。(竹譜)厥後錄萼黃華。(范成大梅譜)史正志菊譜。金帶玉佩。(王觀芍藥譜)歐陽修洛陽牡丹記。皆有譜錄。著名藝林。芳蓀入騷客之詠。昌歎乃仙人所服。古無專書。寧非闕事。余癖同普及。植如虞杲。瓦盆三五。几席皆青。秋水澄寒。琴書自潤。山齋之樂。至足念也。今浪跡天涯。亦已數載。昔時芳草。不知憔悴何若。旅窗無俚。追成此編。非敢補前賢之闕。聊以寄一時之興耳。

## 金魚譜序

余有靜癖。寡塵好。虛窗短几。惟魚鳥之可親。玩物喪志。知迂腐之難免。然而金鯽入詠。(宋蘇子美詩)沿橋待金鯽。硃砂有志。(明人有硃砂魚志)昔人所好。蓋亦相同。山齋多暇。輒成是書。凡此所陳。多吾親歷。世之覽者。或有取乎。

# 生活詩冊

苦熱（民國十五年七月下旬熱至一百零二度以上）

畏日如畏火。避疫如避兵。地乾無菜摘。街靜少人行。漸聞米價貴。可憐民命輕。來朝將雨否。夜起看星明。

## 賣書

集書八千卷。能集不能讀。夫豈不欲讀。所苦日不足。如富翁買田。倉中有餘粟。究竟一餐飲。所需米幾掬。只供鼠雀飽。賸得滿倉殼。如武人擁兵。愈多則愈黷。明知供給難。名額那肯縮。一旦忽譁變。不能自約束。可笑黃蕘圃。買書不惜錢。書亦與錢同。不能帶入棺。奇絕朱承爵。美姬換漢書。不知班孟堅。甘作玩物無。我有八千卷。本來不算多。爭奈一椽屋。其小僅如螺。書將奪人居。人其奈書何。欲將我所有。公之於當世。美產尙可共。何況是故紙。其如我所。有。不過八千卷。豈敢自誇張。號曰圖書館。公開既不足。私蓄又有餘。欲插苦

無架。每遷必借車。外物皆爲累。此語真不虛。卷帙亦如是。豈必是寶珠。不若作達觀。視之敝屣如。付諸舊貨攤。微有利可圖。待價與賤賣。此後皆聽渠。甌亦任其覆。窗亦任其糊。交割既已畢。地廣吾心愉。轉笑珍藏者。所見何太拘。

## 苦兵

未戰兵不足。既潰兵有餘。有餘盡化匪。不足便拉夫。徭役廢農事。劫掠蹂民居。將軍那管此。只知發兵符。

## 買菜

清初瓢兒菜。一餐三個錢。可笑石濤貧。猶待畫中看。嘆我口福薄。遲生三百年。百倍當時價。買菜何其艱。春筍玉箭秀。秋豆珍珠圓。只愁無菜買。購者皆爭先。我疑賣菜叟。定當面團團。誰知彼老圃。吁嗟爲我言。歲鐘世且亂。種菜良復難。久雨則苦濕。多晴乃苦乾。幸而晴雨調。又復患烽烟。羸弱皆避匿。壯丁多徙遷。老夫死不去。種此半畝田。僱工出重價。入市納苛捐。賣菜以謀衣。

一身衣不完賣菜以謀食。缶空如罄懸。嗟我賣菜者。生涯亦可憐。我聞老圃語。不禁發長嘆。菜亦不易咬。何況是肥鮮。空讀石濤詩。爲之流饑涎。

## 寄曹民父永嘉

初遇吾民父。在民國元年。此後不相見。音信亦杳然。近聞詩興好。新集三百篇。（君集唐詩三百首。句得詩二百餘首。）裁雲剖月手。妙入秋毫顛。從今黃唐堂。香屑不足信。剪唐與織羽。（君之又有集定盒詞）二者必皆傳。定盒如有知。嚇倒在君前。余亦學君法。播弄司馬遷。荒唐之所極。蒙莊亦牽連。（余集史記莊子語爲詩）君發仲尼書。集句題其端。怪事古未有。旁人嘆奇觀。何不擴充之。聊與世周旋。試宰陳平肉。且補女媧天。計胡不出此。只是割陳編。永嘉山水好。一官猶足歡。若余居海上。恰如犢鼻穿。君每有書來。欲答不得閒。春節得休假。草草寄此箋。言長而紙短。臨穎不能宣。

## 鎗聲

## 生活詩冊

半夜正好睡。忽然聞鎗聲。此聲已聽慣。安睡不復驚。生死付達觀。甯復慮犧  
牲。是故蒙首臥。靜以待天明。飛彈聲颼颼。巨砲響訇訇。牆泥多剝落。屋瓦亦  
驚鳴。恰如在壁上。默觀楚漢爭。須臾天漸曉。鎗聲亦暫停。一息尙存在。飲食  
須經營。披衣下牀走。鹽米難忘情。釜中雖乏粟。幸有水可烹。急覓晨報讀。警  
信紛縱橫。市民多避地。競向鄉鎮行。滬市本叢雜。久已患人盈。所冀逃者多。  
物價當減輕。利害本難言。聊復安吾生。

貝葉詩冊

題釋迦如來應化事迹

車匿辭還

只因悟道入深山。枯坐荒林古石間。此意斯人渾不解。可憐泣別主人還。

六年苦行

秋去春來幾變遷。結跏趺坐了諸緣。一麻一麥尋常慣。彈指人間已六年。

成等正覺

甚深微妙四禪行。正覺從來不易成。坐到東方星出後。始知心地本虛清。

林間宴坐

當年本是牧羊人。今得如斯亦有因。願乞世尊無上法。林間安樂置吾身。

菩薩降魔

莫言道力不勝魔。魔力無如道力何。長坐樹根而已矣。降魔妙法不須多。

貝葉詩冊

## 貝葉詩冊

## 布髮掩泥

須知髮本非吾髮。要識泥還不是泥。試看愚人心與血。化爲墓上草萋萋。

## 迦葉求渡

釋迦弟子迦葉賢。訪道離家到竹園。金縷衣裳化灰燼。袈裟一領至今傳。

## 施食緣起

可憐枯瘦此容顏。饑火燃燒欲忍難。願乞世尊無上咒。淨盤麥飯化珍餐。

## 雙林入滅

雙樹交枝一旦黃。山川崩塌日無光。千秋萬劫伽城裏。悽絕當年七寶床。

## 問

晴怕灰塵雨怕霉。寸心鎖住總難開。一間小屋門常閉。不解愁從何處來。

## 答

莫問愁從何處來。非關門閉與門開。愁根盤結愁苗發。你自將愁心裏栽。

七夕

蓬頭赤足織布娘。嫁與隔岸牧牛郎。天上一年如一日。人間瞎說一年長。

夢

前夜做一夢。夢見作神仙。昨夜做一夢。夢見吃黃連。神仙樂不樂。黃連苦不苦。鄰家黃梁飯。方在鍋裏煮。

西湖

雷峯塔已倒。西湖水未乾。白蛇幾時出。欲入湖底看。

和無雲和尚偈（無雲和尚清康熙時人）

削髮披緇淨六塵。自家且了自家身。人人自己都能了。不用周公孔聖人。

附原詩

削髮披緇淨六塵。自家且了自家身。仁民愛物無窮事。自有周公孔聖人。

詠荷包蛋席上作（時民國十三年）

貝葉詩冊



## 貝葉詩冊

混沌乾坤一個包。一包兩包三四包。可憐包裹乾坤事。當日輕輕付老曹。  
 混沌乾坤喻雞蛋。出隨園詩話包裹二字作動詞用。

## 端午看龍船

過了一天又一天。今天這裏看龍船。賈生歿後二千載。真個何人弔屈原。

## 中秋看月詩

過了一天又一天。一年三百六十天。一年三百六十夜。安得夜夜月常圓。

## 集經

南無救度世間師。(佛一百八名讚)及衆寶聚常普施。(廣大發願頌)盡引  
 衆生歸正道。(佛三生讚)湛然安住大牟尼。(佛三生讚)

遊鴛鴦湖紀實詩

民國十二年七月十六日。作鴛鴦湖之游。得詩四首。皆紀實事。無一虛言。故題曰紀實詩。

下車一直上湖船。已見湖樓在那邊。辜負樓名號烟雨。我來偏遇大晴天。車指火車也。由上海乘火車至嘉興車站。下車後一直上湖船。而湖心之烟雨樓已在望矣。惜今日是大晴天來登烟雨樓。未嘗領略烟雨之意也。佳名空號鴛鴦湖。莫說鴛鴦慨也無。虧得巧思茶博士。畫他一對在茶壺。鴛鴦湖中。未見鴛鴦。只見賣茶處。茶杯茶壺上。各繪鴛鴦一雙而已。

興之所至留題咏。工拙從來各一時。慨自權歌聲歇後。壁間塗滿許公詩。朱竹垞鴛鴦湖權歌一百首。可云名著。今烟雨樓壁間石刻之詩。以前嘉興太守許瑤光居多。詩惡劣殊甚。他留題者。亦許公之流亞也。

早起偏逢夏日長。飯餘午後最難當。迷離斷夢無憑據。錯把湖樓當課堂。

游鴛鴦湖紀實詩

是日早起。又經舟車顛簸。午飯後。已倦不可支。此行本爲某會開會議而來。及出席時。正值夕陽滿樓。悶熱愈甚。余屢睡去。而又不得不極力支持。此種景况。只十餘年前在學堂上課時。屢屢遇之。今日至此。猶彷彿身在課堂中也。

## 東南劫灰錄

東南劫灰錄者。民國十三年。江浙戰爭時。余居滬濱。感事之詩也。是役醞釀已久。至九月三日而爆發。黃渡（鄉鎮名沿滬甯鐵路）兩軍劇戰十餘日。至吾草此詩時。而尙未分勝負。軍旅之事。吾不敢知。兩方曲直。吾亦不暇論。但就滬濱風聲鶴唳之情形。及戰地難民之所述。本諸見聞。發爲吟咏。長歌當哭。用紓己懷。倘曰詩史。則吾豈敢奔走號呼。枉自勞。和平奇想太無聊。天公倘與蒼生便。千里兵氛一雨消。

當兩軍未接觸之時。兩省人民。猶希望和平解決。調停者奔走於滬甯滬杭間。而卒無效果。或以調停之說問唐少川。少川略謂。只可聽之天命。又謂。兩方宿食皆未布置就緒。若大雨十日。戰雲自可消散也。蓋談時天適微雨。故少川云云。

生民塗炭讓君驕。如此鑿兵亦足豪。絕妙仲謀臨別語。明年來看浙江潮。

仲謀指閩孫也。孫氏出發。謂送行者曰。明年約諸公至杭州看浙江潮也。蓋其意已視浙江爲己囊中物。自負之語。可以一笑。

國政而今亂若絲。盲人瞎馬欲何之。可憐百萬平民淚。供汝將軍一局棋。四省聯合攻浙。蘇之齊。斜視贛之蔡。短視閩之孫。亦有目病。皖之馬。性躁人呼爲瞎馬云云。是真所謂盲人瞎馬矣。國政紊亂至此已極。彼此紛爭。直視神州如棋局耳。然而吾小民苦矣。

烽火當年一再經。風聲鶴唳萬人驚。主權國體今休管。只說洋場可避兵。九月三日。兩軍實行作戰。滬上居民。在南市及閘北者。紛紛遷往租界。以避萬一殃及。蓋民國二年及四年兩次攻製造局。滬民皆深嘗痛苦。劫後餘生。信覺烽火可畏也。

草芥生民世所無。將軍此令太糊塗。營中底事嫌人少。巷尾街頭硬拉夫。軍興以來。兩方皆以軍中缺乏工作之人。於是軍警四出。拉人充數。行人

被拉者。卽以繩繫之。每十人爲一串。送往戰地作工。名曰拉夫。一時拉夫之聲甚盛。蘇州崑山上海松江等地。無不有拉夫事。間亦有拉及婦人者。拉至營中。供縫紉洗濯之役。繼因民怨騰沸。乃始下令禁拉。改爲招募云。回首鄉關淚如麻。旅樓一角暫爲家。可憐鴿子籠中客。忍痛揮金學灑沙。崑山瀏河青浦蘇州等地居民。紛紛逃至上海租界。覓一旅館。暫作棲身之所。於是旅館有人滿之患。主人有意居奇。數倍其值。旅客亦只得忍痛與之。鴿子籠。上海流行語。形容住屋之小也。可憐避難者。羈身鴿子籠中。日酬最高之賃費。起居猶覺甚苦。揮金如土。喻人之奢侈也。然今之揮金若泥沙。乃忍痛而爲之耳。

無情鐵軌一車馳。淒絕車聲到站時。欲去匆匆停不得。那知死別與生離。當蘇滬交通未斷絕時。避難來滬者。絡繹不絕。火車中人爲之塞。然車到站時。不能久留。往往一家待車。有妻上車而夫未上車者。有子上車而母

## 東南劫灰錄

未上車者。一次有夫婦二人挈一幼子。待車月台上。車來。乘客如潮而湧。夫妻既登車矣。徧覓不得其子。夫欲從車窗中躍下。月台時車已行。婦恐夫之遇險也。緊持之不使躍。於是夫婦相抱大哭。哀哉。

妻離子散不相逢。舊日田廬一炬空。彈殼滿園如落葉。傷心劫火有餘紅。有瀏河避難來滬之陳某。命其二子。復歸攜帶物件數日。子不來。其父又往尋子。只見舊時廬舍已成瓦礫之場。彈殼滿地。紛如落葉。而二子不知何往矣。

巨砲轟身火炙膚。填溝血肉已糊糝。可憐五日傾盆雨。欲潤枯喉滴水無。兩軍相薄死傷甚衆。九月八日以還。大雨數日。溝洫皆是積水。而同時軍旅缺乏飲料。甚以爲苦。蓋溝中之水。皆有死屍血肉滲雜其間。臭穢不可向邇也。

風聲鶴唳使人悲。父老相看淚暗垂。道路艱難行不得。傷心鐵網限華夷。

當風聲最緊急時。滬上華洋交界之要道。由外人安置鐵絲網。以防亂兵之竄入也。

閒却郊原夕照斜。農村鷄犬靜無譁。西風一夜愁多少。紅了吳棉萬朵花。是役也。嘉定南翔之間。被災最慘。適當秋實之時。徧野稻及棉花。無人收拾。而戰血斑斑。已染白棉花成紅色矣。此蓋戰地實在情形。曾見諸報章者也。

一紙家書釋遠憂。僂人生活亦優游。可憐百萬無家客。願向將軍乞作囚。蘇軍團長冀汝桐。被浙軍所擒。拘之於上海之龍華。冀作家書兩首。寄其母及妻。書中有護軍使待之甚厚。每日供以好酒好肉云云。然而被難之小民。則有累日不得食者矣。安得身爲將軍階下囚哉。

豆棚蟋蟀鬥秋風。戰死依然是鬼雄。今日吳淞江上事。將軍勇武似秋蟲。蘇浙兩軍苦戰二十日。不分勝負。皆可以自豪。然同類自相殘殺。其勇武



亦不過與蟋蟀等耳。哀哉。

警衛森森滿地營。洋場猶是不知兵。春申一角繁華事。絃管聲中雜砲聲。  
上海駐重兵。居民驚慌異常。然租界以內。歌舞猶如平日。若未知有戰事  
也者。十九日南翔之戰。砲聲隆隆。隨風達於滬上。終夜不絕。然寓居租界  
以內人聞之。殊不以爲意也。

淒風苦雨淚潛潛。從此生難死亦難。安得杜陵宏願遂。平添廣廈萬千間。  
此詩爲流離道路。無家可歸者詠也。

奇謀妙計萬千端。今古兵機一例觀。好戲演成新借箭。旁人揮淚不能看。  
十九日。浙軍爲蘇軍所逼。浙軍乃紮草成人形。加以衣帽。植之田間。蘇軍  
誤以爲真兵。砲彈齊發。誰知皆爲虛靡。及彈盡。浙軍伏兵突出。蘇軍大敗。  
(事見申報)此舉恰與戲劇中所演孔明借箭相似。然而觀戲者。則流淚  
不忍看矣。

悲笳一夕幾回驚。人散家亡繫死生。忍痛不離烽火窟。可憐重稅猛於兵。當戰事劇烈時。內地及滬上華界居民。紛紛向租界遷避。租界房價。爲之陡增數倍。甚至一曬樓。撐布篷以蔽風日。每月亦須租洋八元。且須預付三月云云。故一般寒苦之家。甯死於烽火之窟。而不能遷徙。或暫避數日。而又遷回原地者。甚矣。屋主人之不仁也。昔孔子云。苛政猛於虎。今房稅之重。不亦猛於兵乎。

是非勝敗總難分。萬姓流離不忍論。爲國犧牲成底語。小民讀罷已聲吞。此次戰爭。久而未分勝負。卽兩方曲直是非。一般人亦不注意。但求戰事速了而已。爲國犧牲。盧永祥通電中語也。

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將軍讀此傷心句。能不低徊淚滿巾。我志未酬二句。洪楊時翼王石達開詩也。今浙滬聯軍樹討曹之幟。非不名正言順。然而所損於曹者如何。而吾小民苦矣。使誦翼王此詩。能不有

動於中乎。

一彈飛來大似瓜。泥深草淺寂無譁。禍根此日深深種。知是何時始發花。蘇軍屢由飛機上擲炸彈。然皆不能命中。且有多枚落於田野泥土中而未爆裂。恐將來事平。農人耕耨。一觸即發。終不能免也。

全家遷去又遷來。算到而今第幾回。何處能尋安樂土。每臨岐路一低徊。當蘇浙交戰之初。滬上華界居民。恐遭殃及。紛紛遷往租界以避之。然相持十餘日。不分勝負。租界生活程度奇高。勢不能支。而顧視華界。秩序尙好。則又紛紛遷回。及盧永祥棄浙來滬。局勢爲之一變。滬上又大起恐慌。一時遷往租界者。又絡繹不絕。然盧氏來滬數日。滬翔（南翔）間戰事。仍無變化。避難者則又遷回。紛紛擾擾。不止一次。今日去。明日回。此回而彼又去。幾不自知其爲何故也。然而人心不甯。百業停頓。滬上一隅。目前雖未被兵。而無形之損失。已不可勝計矣。

長途消息苦難真。十里繁華一火焚。盼殺家書無隻字。秋風秋雨斷人魂。軍興以來。交通阻梗。滬甯滬杭兩鐵路。次第斷絕。交通。卽長江輪船。亦因貨物稀少。爲之停滯。故他埠於上海形情。不能十分明瞭。上海各日報之寄至北京者。皆被警廳扣留。而北京及南京之報。多袒護直方。輒謂蘇軍大勝。甚至隨意造謠。南京某日報有謂上海四馬路之大新旅社。已被炸彈焚燬云云。實則上海只有大新旅館。而無大新旅社。蓋係此旅社之名亦臆造也。又謂上海北車站已被蘇軍佔據。實則北車站距戰爭地點甚遠。惟遇猛烈之戰爭。始隱隱聞砲聲而已。此種謠言不值一笑。然在他埠人聞之。且將疑將信。其有夫在滬而妻在家。子在滬而母在家者。更心焦意亂。惶恐萬分。吁。可憐也。

淒風苦雨雁聲哀。滿地愁雲鬱不開。此地獨爲安樂土。蓬萊一角卽天台。外人所立學校醫院工廠等之在華界者。一律懸掛其本國國旗。預防敗

兵土匪之侵擾。閩北有一東瀛妓院。亦高張其國徽焉。過其門外者。輒羨此爲安樂土也。

文身何苦學蠻夷。事到而今悔已遲。便欲洗心難洗臂。應知天網最離奇。

上海有一刺花黨一者。大概皆無業游民及少年好事之徒也。入黨者於臂上或胸前刺種種花紋。以爲記號。洗濯不去。平時恃強侮人。人亦無如之何。軍興來。警廳嚴行捕緝。送至前敵。以供工作。或暫行監禁。以免其擾亂治安。此舉滬人頗以爲快。

邇來何事又紛爭。父老東南苦用兵。只此一端稍可說。將軍紀律尙嚴明。浙軍之一部。由湖州移至嘉興。臨行時。搶劫湖州中國交通兩銀行。事爲盧氏所知。鎗斃其團長。以戒效尤。論者多謂浙軍紀律尙嚴。其善亦不容沒也。

誰識田家酒一卮。居然能化險爲夷。鄉民自衛無他法。只此奇謀尙可師。

太倉有敗兵十餘人。闖入農家。農人欸以酒食。卽邀鄰人數輩。陪之飲酒。而暗匿其鎗。飲畢。敗兵覓槍不得。農人乃與之談判。每人贈衣服一襲。洋十二元。而以槍爲交換條件。兵無可如何。只得許之。乃匆匆去。而農人卽以其槍充本地保衛團用。此誠良法也。

人人皆說兵爲盜。誰識由來盜變兵。家室劫空人避盡。是兵是盜未分明。崑山居民。所遭搶劫尤甚。大概先有兵來。劫其珍貴物品以去。兵旣飽掠。卽委棄其軍衣及槍械於道路。著平民衣。雜難民中而逃。土匪拾得其軍衣鎗械而著之。又居然一戎裝之武夫。公然入人家行劫。如此遞演。不知其幾次而後已。然人民則一再遭劫。室空如洗矣。

彼此相持爲一鷄。請看膂力孰高低。幸逢知事能和事。一語調停兩不虧。（虧與鷄低韻可通用）

太倉有兵。劫農人之雞。農人不與。兵一手持槍。一手持鷄。農人一手持鋤。

## 東南劫灰錄

一手持鷄。彼此不相讓。適縣知事乘轎過其地。爲之調停。乃得和平解決焉。是亦一趣聞也。

萬紙投書下太空。七言詩句十分工。軍營棍子成何語。怪底旁人讀不通。

浙軍屢次用飛機發傳單與蘇軍兵士。其傳單多用白話文。痛詆齊氏。有一次爲七言韻語。首兩句爲「南京有個齊燮元。軍營棍子打馬鞭。」云云。「軍營棍子」一想是軍中特別語。非外人所能解也。

曠野荒村欲斷魂。掛天淒絕月如輪。白楊燐火涼秋夜。禽獸而今竟食人。嘉定南翔一帶田野間之人屍。有爲狗所食者。可謂慘矣。

妙齡弱質誰家女。甘自犧牲不算冤。除却儂年才十八。可憐到死沒他言。

浙軍於上海北車站。捕獲蘇軍偵探二十餘人。有身畔搜出手槍炸彈等。當卽解往龍華槍斃。其中有一妙齡女子。當未斃之前。百方訊問。只答以「我只十八歲。」一語。此外別無他言。

軍民今日一般窮。公債虧他計策工。十室九空無住客。誅求尙要到房東。

淞滬護軍使何氏。因軍費困難。乃發起勸募公債。其辦法先由滬南北各住戶。照其每月應付之房租。墊付一月。而給以債票。將來卽以此項債票付房東作房金。如房東不受。可以控告云云。今已正式公佈。於陰曆九月一日實行。將派人會同警察沿戶收取云。

怕見湖山付劫灰。千年古塔故先頹。只愁倒却雷峯後。便有蛇精走出來。杭州西湖上。有雷峯塔焉。五代時吳越盧妃所建。千餘年古蹟也。而世俗相傳。當日有白蛇爲祟。高僧法海築此塔以鎮壓白蛇云云。事雖不經。然此種神話。江浙間婦孺無不知之。西湖風景冠於全國。雷峯塔爲西湖名勝之一。所謂雷峯夕照是也。今當江浙風雲甚劇之時。雷峯塔忽於九月二十五日自行崩圯。多年古塔。不免傾頹。自是常事。惟適逢是時。聞者輒以爲異焉。



## 東南劫灰錄

亂世將軍似狗多。小民輒欲喚如何。壁間留此傷心句。歷歷刀痕未滅磨。

聞北京之景山。近有人用刀劃粉壁上。作詩兩句曰。將軍多于狗。司令滿街走。大概謂軍興以來。武官之日增耳。

管他千水萬重山。自有飛機可往還。大帥雄心難按住。夢魂夜夜渡榆關。

張作霖響應浙滬聯軍而後。日夜思以飛機入榆關。以轟北京云。

居然戰鬥似歐洲。到死依然不肯休。勝負難言民已苦。山河破碎待誰收。

外人之觀戰者。謂此次兩軍相持之久。其毅力不減於歐戰時光景。若深許之。然歐洲之戰。歐人亦引爲痛心之事。若中國今日之役。比歐戰又何如耶。

吉凶禍福豈其然。搔首吾今欲問天。第一傷心雙日節。中華民國十三年。

今年爲中華民國之十三年。而自民國建設以來。戰禍蔓延全國。未有如今年之甚者也。稱俗以十三年爲不吉。于是諛諧者。遂謂十三乃真不吉。

雙十節滬上報章之小說欄。持此說頗多。卽雙十日之點綴。亦非常冷淡云。

潮水錢塘澎湃來。九峯三泖暮猿哀。此間位置天然好。屋頂花園作砲台。自盧氏棄浙來滬之後。閩軍直入浙江。乃會同蘇軍。由浙攻滬。松江首當其衝。九月二十八日消息。浙軍已在松江布置防禦。西門大街秀野橋。有韓姓住宅之屋頂花園上。亦架一砲。屋頂花園。乃利用爲天然砲台云。九峯三泖。松江名勝。杜詩。風急天高猿嘯哀。故第二句云云。

秀才真是不凡才。京洛迢迢一旦來。不問兵戎談易理。玄機微妙信難猜。

吳佩孚初由洛入京。有國會議員往訪之。才談數語。吳卽高談易理云。（

吳平日亦喜談易經）

甲子高懸滿街巷。年庚八字是耶非。要人一命關天下。瞎子胸中有妙機。

滬上之星相家。多將南北要人之八字。（卽生於某年月日時。俗稱八字）。

## 東南劫灰錄

榜於通衢。並一一論其命運如何如何焉。如段合肥。吳子玉。以及浙盧蘇齊。閩孫等。無不備也。駐足而觀者。頗不乏人。此星相家廣告法也。然而彼要人被其利用矣。算命者多瞎子。故末句云云。

艷事傳聞可是真。兵戈牽涉到紅裙。懷鎗利彈皆頑鐵。能逐英雄是美人。

蘇軍以全力攻黃渡。十餘日不能進尺寸。而閩孫入浙。仙霞嶺之守兵不戰而退。於是盧氏乃不得不棄浙而駐滬矣。初未長之前。北京某總長有妹。人稱爲七姑太太。雖曾適人。而以母家之家爲家也。終歲居杭州。徜徉湖上。日與軍界要人來往。豪奢異常。浙師之叛盧也。蓋出於某氏之計畫。而早由七姑太太佈置就緒。特盧未之知耳。滬上報紙。有紅粉迴戈記。言其事甚詳。按吾友倚虹觀「美人劍」影戲。有詩云。彈丸斧鉞終頑鐵。能殺男人是美人。今余借用其句。爲之略易數字云。

十萬金錢一日揮。將軍那管萬民饑。傷心鼠雀都羅盡。猶應徵求不敢違。

據報載。蘇齊之軍費。每日爲十六萬。又宣傳費二萬。共十八萬。卽云所言不實。然僅其半數。亦可觀矣。如此巨款。如此用之。中國小民。安得不窮困哉。

兵荒馬亂此何時。大事紛然倩孰持。底事錢多拿不了。可憐個個是民脂。亂兵劫湖州。交通銀行時。一兵携得現洋一千餘元。出門行數十步。重不能支。乃曰。拿不了。分給你們罷。言罷。將現洋散擲於街上。

一戰輕揮百萬錢。東南浩劫劇堪憐。何時民力能舒復。辛苦經營要十年。此次東南戰爭之損失。據外人調查。謂已及五億以上。非十年不能恢復云云。

寶匣銀針聽唱歌。戰餘豪興沒消磨。未知月白風清夜。能不聞聲喚奈何。浙軍副司令楊化昭之臨陣也。輒攜留聲機器自隨。卽於戰地高唱。以娛兵士。可想見其閒情逸致也。

秋老霜清草木凋。江南風景最蕭條。離離禾黍斜陽裏。千里平原幾斷橋。蘇閩軍之會攻浙滬聯軍也。聯軍輒將蘇州鐵路之鋼橋炸毀。以斷絕交通。共炸毀數橋。其最大者。造價一百萬。其次六十萬。路局之損失。大可觀矣。

慷慨親征不顧身。雄心毅力世無倫。劇憐最是民先死。不識誰爲最後人。盧永祥曾宣言。戰至最後一人始止。其毅力誠可嘉。然而小民苦矣。父老驚傳夏變夷。居人跨下不爲奇。可憐一夜西風緊。滿目飄揚外國旗。自何豐林在滬。南北徵收一月房租作爲公債以來。房主多有掛外國旗以拒絕者。有心人不忍見也。

消息傳聞荒且唐。只稱督理諱傳芳。上天下地尊無比。可傲當年秦始皇。孫傳芳既入浙。浙江政界通告省城各報館。於孫稱督理。或督軍。而不許直呼其名。聞者恥之。

旅館雙扉啓夜深。電車來往在街心。平添多少他方客。身著新袍口北音。

聯軍之兵士。多有棄其槍械。臨時購買長衫穿之。混迹於市民中者。作者曾於電車中親見之。其人外著黑色長袍。甚新。舉止沈靜。若不知爲兵士也者。及與其同伴談話。且拂衣捲起褲管。出傷痕示之。他人方知其爲兵也。又租界各旅館中。亦多有此輩寄寓者。余旅舍寓所之隔壁。卽若輩也。因聽其談話而知云。

彈雨鎗林尙督師。可憐內變不曾知。匆匆會議方終席。已棄東南一角棋。十月十三日晨。龍華護軍使署。開軍事會議。陳樂山不肯作戰。迫盧下野。於是盧何二氏。遂匆匆棄滬。上日本輪船東渡矣。當會議時。何尙在莘莊督戰。盧氏電召之回滬同行。

一敗歸來劇可憐。紛紛輜重棄如捐。沿途喚賣無人買。始信軍衣不值錢。盧何既去。滬杭滬甯兩路上之聯軍。紛紛退回上海。南北兩軍站兵爲之

滿。有多數兵丁在南站拍賣軍衣鎗械及其他軍用品。價格極廉。軍衣褲每套洋一元三四角不等。槍械每枝十餘元。汽車每付一百五十元。米每擔五元。鄉民雖貪其廉。然不敢買也。

樹倒猢猻一散空。蕭條軍署冷秋風。是非功罪知多少。都在門丁兩眼中。盧何既去。軍署中其他人員。逃避一空。惟守門之兵。始終荷鎗立門外。態度如常云。「樹倒猢猻散」俗語也。

帶得輿圖悔已遲。竟將消息使人知。秋風一夜涼如許。扇子而今不入時。十四日聯軍尙欲繼續作戰。公推徐樹錚爲總司令。會徐由閘北會議歸來。其汽車經過租界。被外人於車中搜出軍用地圖等物。將徐氏監視。於是繼續作戰之議乃寢。徐氏素有小扇子之號。故末句云。

消息傳聞可是真。軍將賞罰不分明。問他何故寬軍法。爲念王郎是故人。傳說。陳樂山之逼盧氏下野也。因盧氏不肯殺王賓之故。王賓者。守松江

而失利者也。

汽車疾駛不能開。狹路相逢讓路難。此局已如棋局亂。紛紛黑白一齊翻。十四日有聯軍一小部分。在南翔車站等車來滬。忽聞蘇軍先鋒隊擲炸彈一枚。乃一湧上車。開車疾馳。致將火夫兩腿輾斷。

又路局局長及工程師等數人。乘車往前線。察看破毀橋梁。至黃渡。蘇軍見黑烟。疑爲聯軍。開砲轟擊。車不能行。乃急退回。又南翔車站。有被扣留之機頭一輛。其火夫等欲趁此逃回滬上。開車疾馳。亦不放氣。行至某橋。適有兵士行經橋上。被衝死及衝落河中者各數十人。又有兩車。一來一去。幾至相衝。是日鐵路軌道上擾亂之情形。可想見矣。

前因後果輿難宣。今日兵災忒煞冤。不信種瓜還得豆。問天天亦欲無言。

滬上公民。有主張廢去護軍使。及遷移製造局者。以護軍使兵權太重。製造局爲軍火出產之地。二者皆戰禍之根源也。夫當日之置護軍使。固別



## 東南劫灰錄

有私意。而當年之設製造局。則完全爲對外而圖自強也。誰知數十年後。其結果乃適內亂之助。豈不冤哉。况名爲江蘇攻浙江。實則爲江蘇攻江蘇。又爲特別現狀矣。

海天萬里寄遐思。烟雨吳淞去國時。怪底張伊何許客。悄然一路沒人知。傳聞盧何既上日本船。改姓名爲張嘉祥。與伊黑布同船人無知之者。漫將浩劫寫新詩。吮筆吟成淚暗垂。聞說兵氛今已靖。其如滿目是瘡痍。至此東南戰事已告結束。惟是瘡痍滿目。不知何日始得平復。吮筆吟成。不覺涕淚之橫流也。此次風雲正急。惟移於東北。不屬東南。他日或當續記之。然未可知耳。

## 東南劫灰續錄

甲子之秋。江浙相戰。自盧何去滬。東南戰事告一結束。余曾有詩記其事。及曹琨被逐。國事一變。而齊燮元猶負固於一隅。聯絡孫傳芳。自任爲保安總司令。盧永祥率奉軍南下。而第二次戰事開始矣。記者身居戰地。見聞較切。擇其可記者記之。各繫一詩。名曰東南劫灰續者。續前作也。讀者作野史觀可耳。

我不犯人。人犯我。戰端此日又重開。顏垣斷井留殘火。殘火重焚化劫灰。陳樂山復職爲第四師師長。駐兵松江。孫傳芳與之相衝突。遂於陽歷新年。大戰於松江。松江本江蘇境。孫不應干預。陳樂山登報啟事。有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一之語。未幾。戰事開始。陳軍大敗。潰兵四出。劫掠松江。損失甚巨。此爲松江第二次遭劫也。

都說新年過不成。無端軍閥又稱兵。災黎滿地多如蟻。風雪漫天怎得行。

孫陳之戰。潰兵搶掠松江附近各村鎮之際。正值大雪。難民紛紛從風雪中逃出。慘不可言。

不惜民廬。建造艱。居然一炬禦嚴寒。軍人別倡消寒法。多少旁人帶淚看。潰兵畏寒。乃放火焚民屋。以爲取暖之具。

友仇恩怨總難分。反覆紛紜雨與雲。略似小兒爭果餅。得時歡喜失時嗔。松江一役。才告收束。孫齊又發難於上海。驅逐駐兵滬南之張允明。及駐兵滬北之宮邦鐸。張爲前次率鄂軍以援齊者也。宮本隸齊之部下。其爲上海鎮守使。乃齊所任命者也。今則驅之。惟恐不及矣。反覆如兒戲。徒苦小民耳。

夜長迢迢睡不成。孤燈對影幾回驚。可憐萬籟皆岑寂。只有鎗聲劈拍鳴。張允明不戰而逃。匿居租界。其所部乃大肆劫掠。西門方斜路一帶。自十二月十七（陰曆）晚七八時起。至次日天明止。搶掠不絕。余之鄰右多遭

搜括。余雖未殃及。然澈夜未睡。耳中但聞斷續之鎗聲也。

夫婦相依不厭貧。偏逢浩劫不堪論。可憐一百青銅幣。竟殺終身倚托人。

有某小店僅夫婦二人。被劫時。只存有銅元一百枚。兵欲携之去。婦苦求之。兵卽以鎗擊其夫。隨卽倒地而斃。

改粧易服入洋場。大路逍遙竟不妨。可笑舊呢袍子裏。衣襟猶帶粉花香。

潰兵飽掠而後。卽改裝逃入租界。間有被查獲者。其裏衣多著女子之衣。皆搶掠來也。

驅邪爆竹我曾聞。今日難如古所云。山魃居然燃爆竹。可憐嚇殺過年人。

滬西被難之時。正陰歷過年之日。平時過年。猶沿舊俗。甚熱鬧。今年則蕭條極矣。間有爆竹之聲。亦已怕聞。蓋酷與鎗聲相似。鎗聲歟。爆竹聲歟。兩不分也。

廻黃轉綠事紛紜。成敗如棋那可論。最是旁人看不煞。兩方一樣號聯軍。

## 東南劫灰續錄

孫齊旣驅走張允明。宮邦鐸亦辭去。上海鎮守使之職。淞滬一帶。遂爲齊所據。號曰浙滬聯軍。按去年盧何亦號浙滬聯軍。今浙滬聯軍之名仍舊。而司軍命者則適相反耳。

地獄森羅在眼前。問誰對此不潸然。城門緊閉人踪斷。萬戶千家不過年。齊氏親率大兵至。無錫陰歷正月一二日。在無錫與奉軍開戰。城門緊閉。爲千古以來過年時未有之情形也。

宦途得失劇堪憐。李去張來僅半年。可笑滬江八知事。坐來一席適團圓。上海自前任知事沈寶昌隨盧氏東渡而後。至張宗昌抵滬而止。其間不滿半年。共易知事八人。好事者戲將其姓名列爲一表。題曰縣知事一覽表。亦奇聞也。滬俗宴客。八人坐一席。故末句云。

敗卒殘兵劇可哀。拋鎗跪接敵人來。自從金虜呼爺後。又聽爺爺喊若雷。齊軍不戰而潰。見奉軍即跪地稱爺爺。按昔者金人對岳飛軍。曾有此稱。

去年嘉（嘉定）太（太倉）曾遭劫。今歲蘇（蘇州）常（常州）又遇兵。功罪是非吾不說。奇災分派正公平。

齊軍由滬過蘇州。至常州。沿途搶掠。

底事將軍氣不揚。驅車逃命太匆忙。車頭也與君爲戲。要汝今朝試落荒。齊氏與奉軍在無錫一戰而敗。卽乘火車向滬而逃。奈甫開車。其所乘之車輛原以鐵鍊繫於車頭者。至是其鍊忽脫。車頭遠去。而齊所乘車停於軌道中不動。齊不得已。乃下車行。單騎行三十里至蘇州。狼狽不堪。幾爲追兵所及。故當時外間盛傳齊氏被俘也。『落荒』爲軍營中特別名詞。卽向曠野而走也。

可憐政海太紛紜。舊去新來亂似雲。到處衙門皆木印。一時忙煞刻梨人。當戰雲瀾漫時。上海政界混亂異常。一缺也。原有一官。繼復委一官。前任官往往携印逃入租界。後任官不得已。卽臨時鐫一木印用之。半載以來。

此項木印。不知有若干枚。

南北迢迢路幾千。駱駝緩步到南天。南人少見應多怪。說是緣何馬腫肩。  
奉軍至滬。多帶駱駝與俱來。駱駝產北京一帶。爲上海人見所未見。一旦見之。爭以爲足廣眼界。『少所見多所怪。見駱駝言馬腫背。』乃古諺也。  
揚子東流空復長。衝鋒胡騎驟難當。往年鐵鎖銷沈久。多少兵車直過江。  
奉軍至滬。帶來火車車廂甚多。有京奉、京綏、津浦、隴海、各路之車廂。皆停於滬甯車站。見者詫爲奇觀。比爲火車陳列所云。然此各路之車輛。得至上海。皆須渡過長江。頗非易事也。

草草逃生算下臺。英雄末路正堪哀。窮途終受他人庇。不及蓬萊吳秀才。  
齊氏旣敗。匆匆逃往日本。托庇外人翼下。蓬萊秀才謂吳佩孚也。

杜宇聲聲不若歸。將軍一夢醒春幃。金錢十萬來非易。化作青蚨個個飛。  
某軍使在滬數月。賣官鬻缺。所得頗有可觀。除現金而外。復有錢庄期票。

共十餘萬元。此項期票限期付款。過期即作廢。某不解其性質。視同鈔票。一例深藏之。及被孫齊驅走。匿居租界。即持期票往兌現。則久已過期。等於廢紙矣。某亦無如之何也。

聞說容儀似子房。蹁躑跳舞試登場。今宵看煞江南客。寶月珠燈夜未央。某公子來滬。頗受滬人之歡迎。某團體嘗公宴之。公子與某女士跳舞一時傳爲佳話。

十年前事記難真。壯士猶知怨與恩。多少春申塵海客。至今人始識將軍。滬上有某報館經理某君。於民國初年。曾任民軍總司令。其時張宗昌方聚衆數千人在山東。欲投效於民軍而苦無由。某知之。遂收其衆。而張乃隸其部下。某本非軍人。旋即棄其總司令。經營他業。張亦轉輾至奉。彼此不相往來。今張至滬。首與某叙舊交。一時某遂爲東南大局中重要人物之一矣。



可憐一紙署和平。暗裏還須偷用兵。不敢鯨吞甘鼠竊。仲謀師出太無名。張宗昌與孫傳芳。面訂和平條約。兩方各撤回軍隊。劃上海爲特別區域。以製造局交與商會。改爲工廠。滬上人方慶和平矣。奈甫及數日。孫傳芳忽率人至製造局。破扉劫械。（時製造局已交與商會由商會封門）搬運砲彈終夜不息。於是謠言又熾。謂第二次東南戰爭將開始矣。十萬胡兵氣餒驕。凱旋歸去亦堪豪。他時回憶江南事。好自摩挲一鐵刀。張宗昌定製鐵刀。鑲以紅木柄。以贈下級軍官。作戰勝紀念品。咱們大帥人真好。今日英雄孰與同。不識全軍皆已沒。還希最後五分鐘。齊部潰兵流散在蘇常一帶者。至今不知吳佩孚之已失敗。對人必稱『吳大帥爲人很好。』大有『吳佩孚能捲土重來』之希望。甚矣。其耳目之閉塞也。然非若此亦不能爲兵。北人稱我曰咱。散兵三五到民家。一敗歸來劇可嗟。底事死生呼吸候。逢人猶是不忘花。

北方兵稱南方青年女子曰花姑娘。齊之敗兵爲奉軍所逐。狼狽不堪。然每至民家。必詢問有花姑娘否。

可憐浩劫付沙蟲。千里江南戰血紅。誰是支那人第一。姑將成敗論英雄。

外國領事爭諛某公子。於宴會之際。面稱爲中國第一人云。

本來四海皆吾土。到處爲家總不妨。獨向米商認兄弟。將毋飯碗不能忘。

孫傳芳對浙人宣言。自稱爲浙江餘姚人。且認某米店主人是其同遠祖之兄弟云云。其聯絡浙人之術如此。

蓬瀛三島把身藏。閒看他人善後忙。到處捉人人不畏。可憐氣煞活無常。

此次東南再劫。無錫常州。受災最巨。齊燮元匆匆東渡而後。上海日報上發見捉人賞格之告白兩條。其一捉拿江蘇省議會議長徐果人。賞格一萬元。具名者錢某于某。皆常州人也。其二捉拿齊燮元。賞格十萬元。具名者無錫全邑人民。按俗謂人之將死。則閻王命無常鬼來捉其魂去。今

## 東南劫灰續錄

常州『無錫』兩地相并。而簡稱之。亦曰『無常』。無常捉人。不意竟演成事實。特不知徐齊兩公。果畏此活無常否也。

豪情自與戈登比。優劣高低未易分。若比合肥輸一著。將軍能武不能文。

張宗昌之治軍也。頗自負。嘗自比李合肥。又嘗自比英國之戈登云。戈登吾不知。若李合肥。則所謂儒將也。張軍長烏能及哉。

呼盧喝雉趁豪情。沙石黃金價值平。最是盛家公子闊。一揮七十萬元輕。吳光新張宗昌輩來滬。於治軍之餘。又事賭博。滬上有所謂盛七者。前清某宮保之公子也。與之賭。輸七十二萬。噫。豪矣。

大字皇皇報上書。將軍親筆不模塗。本來露布兼能草。豈是尋常莽丈夫。某軍長來滬。於上海各日報上。徧登啟事之廣告。大抵聲明不干涉政界事云云。說者謂其告白乃親筆所擬。不假手於秘書也。

記得先生是姓曹。風塵賭隱足稱豪。一官滋味能多少。薄似浮雲輕似毛。

滬上有曹某者。熟於上海社會情形。吳張來滬。徵歌選色。喝雉呼盧。頗藉曹爲之嚮導。張臨行。欲與一官。以酬其勞。曹揮手辭曰。吾會賭博。不會做官。且既做官。則監視有人。行動不能自由。何若爲博徒之自適己志哉。按曹之視富貴如浮雲。而甘隱於博。可謂達矣。惜乎未嘗聞道。僅成一博隱而止也。

募捐公債從前事。此事年來久不提。照例文章今又做。如何想不出新題。前次盧永祥在滬時。曾募公債。盧離滬。其事無形取消。今又由第一軍張宗昌所率之軍。出示繼續舉行。滬上人又多一担負。

梟首刳腸亦可憐。也應痛悔在黃泉。他人若問頭顱價。值得銀蚨一百元。奉軍在滬時。有一連長。擅入糟坊。強索一百元。顧搜索久之。僅得六十。所差尙巨。糟坊主人給之曰。軍爺果須此數。小店亦能代籌。但須稍遲片刻耳。連長允之。約期而去。閱數小時。復來。則已棄其軍服。而改著西式大衣。

矣。當連長之去也。糟坊主人密遣人報告於司令部。連長復來。遂爲所執。立即鎗斃之。並梟其首。刳其腸。以示衆。

軍官只顧愛溫柔。賺得腥紅齒印留。拚擲頭顱爲代價。將毋做鬼也風流。又有下級軍官。強姦一婦女。其婦於被姦之際。捧其頸而嚙之。留齒痕甚深。然軍官則未之措意也。事後報告於司令部。詳言其狀貌年歲而外。並言有嚙痕爲證。驗之果然。執而鎗斃之。亦梟首示衆。俗語云。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 東南劫灰錄附錄小說

## 難民歎鬼歎瘋歎

當江浙戰爭將要結束的時候。盧何已經離滬去了。幾萬兵集在上海。這正是上海頂恐慌的時候。這時我住在租界上的旅館裏。雖然是說可以免了危險。但是旅館是很小的。旅舍的生活。十二分不舒服。

這且不必說。單說有一天夜裏。睡了一覺醒轉來。眼睛前黑漆漆地。因為我睡着了的時候。茶房已將電燈關了。這間房子。又沒有靠街的窗子。也沒靠弄堂的窗子。所以連外面的燈光也射不進來。全旅館裏的旅客和館裏的僕役等人。大約都沉入睡鄉裏去了。闐寂的聽不見一點聲音。因此也不知道時候多早晚。我在這耳無聞目無見的時候。簡直不知自己的身子臥在甚麼地方。

在這時候。忽聽見隔壁房間裏的怪聲大作了。好像有個老太婆的聲音呼

道。哎呀。砲又響了。你聽。你聽。

接着就有一個女子的聲音答道。不好了。真的。爹爹呢……

老太婆哭着道。你爹爹不回来了。女子道。哥哥呢。老太婆哭得更利害道。你哥哥被拉去了。

女子大哭起來。好像把一個小孩子也驚醒了。忙問道。婆婆。做甚麼。婆婆做甚麼。

老太婆突然說道。你公公做官去了。說着。忽又改變論調。說道。你公公做官回来了。女子接着說道。哥哥不是也會放砲麼。

老太婆道。不錯。我們的房子。就是被你哥哥放砲打倒了。從此我們只好討飯罷……就是你嫂嫂也是被你哥哥殺死了。

這時候小孩子哭個不住。老太婆和女子也哭起來。忽又拍着小孩子的背。說道。好孩子。睡覺。兵來了。小孩子越哭得利害。女子忽又跳起來。說道。爹爹。

你真的死了麼。你爲甚麼不穿鞋子。也不穿襪子。我不相信你死了。老太婆和小孩子。一齊哭起來。女子又來安慰他們道。母親不要哭。弟弟不要哭。我爹爹明天就要回來了。聽說現在趙空已經做皇帝了。聽說你哥哥已做了道尹……

這樣亂七八糟的話。越說越不對。我著者自稱。實在是莫名其妙。難道我這時候是在做夢麼。自己凝神想了一想。分明是醒着不是做夢。然而隔壁人的談話。荒唐到了這樣的地步。我不信我不是在夢中……不錯。我真是在做夢。不然爲甚麼眼前黑漆漆一點甚麼也看不見呢。

這時候隔壁的說話。越雜沓。越荒唐。有幾句話令人好笑。有幾句又令人要哭起來。只聽得一片喧囂之聲。也分不出是那一個說的了。

一你還不快點往京裏去麼。哥哥又做了鎮守使了。二你叫他不要做鎮守使罷。做鎮守使要打仗的。自己被人打傷了也不好。自己打死了人家也是



## 東南劫灰錄附錄小說

罪過。——他昨天不是來了信麼。他說他被流彈打斷了腳。雖沒有死。但是不久就要和你們永別了。——弟弟。你的那一百元鈔票呢。交給哥哥麼。——一旁的還不要緊。搶就讓他們搶去罷。只是他給我的一個戒指。也搶去了。叫我怎樣對他說呢。因此我就尋死了。母親。你不要怕。我死了。我還是你的女兒。——母親。我已在這裏替你找了一個安身的地方。我勸你不如也死了罷。生在上活受罪。反不如死了的安樂。——我們快點逃罷。又要開砲了。——聞說今天城裏拉了三百個人去。你舅舅也被拉去了。可憐他是個讀書人。拉他去做甚麼。——母親。我在這裏看見舅舅。他死了。到也很快樂。只是少了一隻左手。現在醫生替他鑲了一隻木頭手。一樣的能穀活動。——只是那天殺我哥哥的團長。死得苦啊。他死了。沒有安身的地方。四處飄蕩。已有二拾天沒有停留片刻。困頓到極點了。那無情的西風。還是拚命的吹着他。不知要將他吹到甚麼地方去。——我再看見幾個兵。也是這樣。如

斷了線的風箏一般。飄在空中。只是叫苦。才遇到樹枝。要想在樹枝上休息一下。那樹上的饑鳥。就伸長了嘴來啄他的肉。——你外婆的房子也燒掉了。——你爲甚麼不去救火。——救火。火救不了。性命也就送掉了。——趙空做了三天的皇帝。又退位了。真是好笑。聞說他這幾天。天天躲在家裏哭。——你看。那沒脚的人又來了。可怕啊。可怕啊。——

我（著者）聽到這裏。不禁毛髮俱竦。覺得我這時候並不是在夢中。分明是臥在旅館裏。隔壁談話的不是人。乃是鬼。或者這旅館裏出鬼罷……不錯。真是出鬼。

想到這裏。便格外的怕起來了。越是怕。越是睡不着。雖然是九月天氣。但是覺得很冷。一床薄薄的綿被。已不能禦寒。只凍得簌簌的抖。彷彿是患了瘧病一般。正在那裏發寒。便連喊茶房。叫他開一開電燈。可是那茶房好像睡死了一般。我喊了十幾句。他那裏肯答應呢。我想自己起來開電燈。可奈

機關在門外。我縱然能殼爬得起床。我也沒有這大膽子開門。

正在這時候。隔壁的怪聲又大作了。小孩子哭。女子笑。老太婆說話拍手。許多的聲音。鬧做一團。正在喧囂的時候。忽又大呼。一開大砲了。開大砲了。……

這時天色漸漸的明了。我的膽子才大一些。隔壁的聲音也沉寂了。我因爲半夜沒睡。這時禁不住便隨入睡鄉裏去。可是真做夢了。夢見兩方的兵。正在那裏開仗。兩面的彈砲。都向我頭上飛來。將我挾在中間。逃也沒路可逃。只好臥在地上等死。不料一個砲彈正落在我頭上。便將我打醒了。方知剛才的事。乃是一夢。我正在恐慌的時候。被一個砲彈打醒了。這個砲彈。可算是救命的砲彈啊。

醒轉來的時候。已經是早晨八點多鐘了。茶房來招呼我洗臉。替我沖了茶。我便問他隔壁住的是甚麼人。

他道：先生，你不要怕。隔壁住的是瘋子……他們也是逃難來的。大約是因爲受了驚嚇才瘋了。

著者道：這一段話是一個朋友向我說的，我便照他的話記述起來。成了這一篇小說。到底那隔壁住的是難民麼？是瘋子麼？還是旅館裏真出鬼。茶房託言是瘋子麼？這個我都不知道。連我的朋友也不知道。說他是瘋子比較的近理。說他因受驚而瘋也近理。然而難民沒有不像瘋子的。瘋子沒有不像鬼的。難民歟。瘋歟。鬼歟。也不必問了。

### 和平之神

我是個司和平之神。我的心裏充滿了仁民愛物的觀念。我的眼中含滿了悲世憫人的眼淚。我的職務就是反對戰爭。運動和平。我的志願就是要使得全世界無論那一國。無論那一塊地方。都是過太平的日子。人和人都表同情。人和人都相親相愛。

## 東南劫灰錄附錄小說

却是志奢願人。實行為難。這十幾年來。全世界上的人民。一大半陷入戰爭的浩劫裏。此爭彼奪。無有窮期。盜賊滿山。烽火偏地。弄得一般小百姓。日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求生不得。欲死不能。我和平之神見了這個情形。心裏好不難過。

也有許多的人。以為我的職務。既然是司和平。為甚麼不竭力運動。使和平早日實現。也有許多的人。以為我不過說得好聽。有何能力。能使和平實現呢。因此把平時信仰我的心。減去了十分之八九。但是這毀謗。我都不把他放在心上。我心上惟一的事。就是人民不能自己覺悟。所以不能得着和平。我正坐在廟裏這樣的想着。便又有人來質問我了。他所質問的話。無非是說我不能盡責。或是不肯盡責。我也不用細述。只看這個人的情形。確是可憐。他的龐大的臉。絕非寒酸之相。但是最近飽經了痛苦。臉上已沒有血色。精神也困頓不堪。不過剩了一個高大的骨頭架子罷了。右臂直垂着不能

動衣袖上破了一個大洞。洞的四周都是血跡。一望而知是被亂兵的刺刀刺傷的。他向我訴了一回苦。便倒在地。不再說話。也不知他是生是死了。這時候又有第二個遭着兵災的人。來向我訴苦。這人比前回那個人更可憐了。他是個五十多歲的婦人。手裏攬着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這孩子大約不是他的兒子。乃是他的孫子了。他走進廟門。就跪在地上。向我叩了三個頭。又叫那小孩子也叩了三個頭。他才說道。和平之神啊。你是愛和平的。你保護我們罷。說罷。又指着他那小孩子道。他的父親。被兵拉去了。他的母親。被流彈打死了。我們的房子。也被兵放火燒掉了。還有他的哥哥。燒死在家裏。我們雖然千辛萬苦。逃了出來。却是叫我們往何處走呢。和平之神啊。只求你保護我們罷。可憐我們……

他的話沒說完。眼淚已流下來。再也說不下去。這時候第三個第四個難民又紛紛的來了。我見了這個情形。心裏好不難過。只好走開。眼不見。耳不聞。

## 東南劫灰錄附錄小說

倒也可以減少我的痛苦。

走出廟門。化身做一個隱士。往那深山裏去游玩。還沒走入山中。覺得口渴。在路上掬着泉水解渴。適遇着一個難民。也在那裏掬泉水飲。彼此同是行路之人。一樣的寂寞。少不得要談談。才說了幾句。又說到兵禍的話來了。這回我已經化身做隱士。可以和人們直接談話。所以就充分的和他一說。那人自稱是一個中國的哲學家。平日隱居鄉間。半耕半讀。一切名利都置之度外。却是世上的事。興亡成敗。吉凶禍福。千變萬化。不可捉摸。爲甚麼要演出這樣的一幕劇。他却要研究出一個所以然的道理來。這回中國內亂。他住的鄉村。適當着用兵要地。全個的村子。打得變了一片瓦礫之場。他的房子。被砲彈打毀了。他的妻子。被砲彈打死了。他的藏書。燒得變了一堆灰。他都不在意。他只是研究一個問題。而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是甚麼問題呢。就是。

同是中國的國軍。爲甚麼自己要相打。

兩派相打。到底誰是誰非。

百姓爲甚麼憑空的要遭難。

百姓爲甚麼無法抵制軍閥。

這就是他懷在心中不能解決的一個大問題了。

他今天向我將這個問題提起來。徵求我的意見。要我告訴他一個解決的方法。我覺着他這個人很有趣。和前回那些責問我的人不同。和向我訴苦的人也不同了。我樂得趁此機會。將我的意見。向他說一說。由他傳播到人間去。使世上一般的人。都知道戰爭的前因後果。

所以我就對他說道。先生。你休見怪。世上戰爭之禍。不單是由軍閥造成的。乃是由一般的人釀成的。軍閥固然該死。然而一般的人也不能完全不負責任。我還沒說完。他便接着問道。這話何說。這話未免說得太遠了。現在的



人民。那個不是酷愛和平。那個不是痛惡戰爭呢。他們的力量不能抵抗軍閥。只是可憐。那裏還好說要他們負責。

我道。不是這樣說的。凡事有果必有因。世人只見其果。不見其因。便要忘斷。怪不得不能得到真確的見解。就拿中華民國的事來說罷。民國十三年來。幾乎沒有一年不用兵。那些軍閥們擁兵百萬。保護自己的地盤。視人民如草芥。如魚肉。彼此結黨營私。和他黨一言不合。便打起來。那管得小百姓的身家性命。橫豎他們勝了。固然可以擴充勢力。推廣地盤。就是敗了。往外國一逃。也就完了。至少可以保全他們的身家性命。這又何樂不爲呢。只是無論誰勝誰敗。總是苦了小百姓罷。然而我們一面可憐小百姓。一面也要想想。軍閥豈不是小百姓造成的麼。

那哲學家聞言驚道。先生這話又說得太遠了。小百姓恨得軍閥刺骨。你不聽見那「非戰」的呼聲麼。你不看見那「廢督」的運動麼。怎樣說小百姓造

成軍閥。先生這話說得太遠了。

我道不然。你試想革命以前。滿清末世。全國的人。那個不提倡尙武。那個不贊成當兵。那個不說強權卽公理。如今果然一一實現了。中國的好男兒。丟了田不種。丟了工不做。去當兵了。無用的文化。可以不要。將教育費拿去充軍費了。兵工廠的成績。辦得很好。每天能出子彈若干。軍火不怕缺乏了。今日人人所痛恨的督軍。巡閱使。師長。旅長。誰非一二十年前人人所敬佩的。本國海陸軍學校學生。或日本士官學校留學生。這樣看來。今日的戰禍。豈不是小百姓自己造成的麼。一二十年種其因。今日得其果。還有甚麼話可說呢。

那哲學家又道。這話也不對。當日提倡尙武。贊成用兵。全是對外的辦法。你想當年全世界是如此。中國倘不能如此。豈不是早已受了天然的淘汰麼。如今全世界的大勢變了。中國却還不變。而且不用以對外。反用以對內。這

## 東南劫灰錄附錄小說

個怪不得小百姓。

我道自然是怪不得小百姓。小百姓並非有意作惡。不過是誤用政策罷了。就說對外也是不必。你看全世界的人同是一家。爲甚麼要用武力侵掠別人呢。歐洲各國在當年不悟此理。因而釀成大戰。如今自悔也已遲了。可笑中國本來就是講文化不講武力的。爲甚麼也跟着歐洲演出這一場惡劇來。就說在當時爲對外起見。不得不如此。我又要問一句。中國自從提倡尙武以來。可曾和外國人打過一次仗。中國所以能穀不被瓜分豆剖。乃是別有原因。並不是一二十年來練海陸軍的成效。倘使當日不提倡尙武。現在的軍閥決不會如此橫行。外國人自己中了一「優勝劣敗」的毒。又把那毒傳染到中國來。因此這十多年來。全世界上都吃足了戰爭的苦。大家日夜呼號着「非戰」「非戰」。可憐事已如此。呼號是無用了。現在的戰禍。無法挽救。只好聽他自己消滅。如今第一件要緊的事。就是再不要下一「戰爭的種子」。

罷。

那隱士道。甚麼叫「戰爭的種子」。我道。戰爭的別類很多。戰爭的種子也很多。如今先說戰爭的類別罷。人家只知道軍閥與軍閥相爭。而使小百姓遭殃。謂之戰爭。其實資本家之壓迫貧民。智識階級之欺凌無智識階級。其禍害也不在兵戰之下。人人本其自私自利之心。以侵掠他人。世上那裏有太平的日子。這且不必說了。再說戰爭的種子。

第一就是人口增多。物品不敷供給。結果就是造成大戰。第二是風俗奢侈。物價增高。人民難於謀生。結果也就是造成大戰。至於提倡尚武。更不必說了。現在的中國人。現在的全世界人。雖已覺悟了武力的罪惡。雖然不提倡尚武。然而人口的增多。風俗的奢侈。還是一天一天的向前進。這樣戰爭的種子。真可怕啊。

我說到這裏。那哲學家已澈底覺悟了。對我說道。先生。你的話不錯啊。我贊

成你的話。

我們談到這裏。看看時候已不早了。夕陽在山。歸鴉滿樹。黑色的夜幕已漸漸的垂下來了。那哲學家道。先生時候晚了。我們分別罷。說着便要走。我道。我們談話談了這半天。也應該分別了。只有一件事。我要托你。他忙問何事。我道。就是將我們剛才所談的話。請你回去向一般的人宣傳。這就可以使得他們一齊覺悟。那戰爭的大禍。就可以無形消滅了。那哲學家道。這個自然。我決意替你宣傳。但是先生何姓何名何方人氏。還沒有請教哩。

我道。你不問。我也不說。你既然問了。我也不容隱諱。原來我不是個人。我乃是司和平之神啊。

一言才了。我便隱了形。我雖然還是立在原地。沒有移動。却是那哲學家已看不見我了。我只見他合掌向天禱告。口裏不斷的說道。和平之神。我聽你的話。我替你宣傳。

他一面說。我一面入山去了。以後的事。我暫時不得而知。哲學家果去宣傳我的話麼。世人果聽他的話麼。世上的戰禍已減輕了一些麼。還是像現在一般麼。我一切不會知道。

### 幻覺

讀者諸君。世上的事。形形色色。不知多少。其實都是幻覺。甚麼叫幻覺呢。就是世上的事。一切都是假的。並沒有真的。譬如日裏我們看見許多的東西。一到夜裏。都不看見了。豈不是一切的東西。都是由我們的幻覺而成的麼。蜃樓海市。我們知道他是由幻覺演成的。實則世上一切的事。都和蜃樓海市一般。

這個道理。固然很深很妙。然也有人因爲深信此理。便演出一種笑話來。這種笑話。很可以拿他來做小說的材料。讀者諸君。下面便是一個迷信一幻覺一者的自述了。

這一天晚上。我正坐在燈光下沈思的時候。我的眼睛裏所見的東西。我的耳朵裏所聽的聲音。和平時一樣。我覺得坐在這一間枯燥乏味的小房子裏。很煩悶。很寂寞。我便一心要想走到一個海闊天空的地方去散一散悶。或是走到一個繁華城市裏去游玩游玩。然而門關緊了。我怎樣能走出去呢。

他們爲甚麼要將我關在這間小房子裏。將門鎖了。不讓我出門一步。據他們說。我是瘋了。其實我何曾瘋。在去年的時候。我哥哥正在當議員。這時候曹琨賄選。我勸他不要受賄。他便大怒。說我瘋了。況且凡是我所說的話。都和他人的意見相左。因此大家都承認我是瘋了。便將我關在這小房子裏。不許我出門一步。

這是閒話。不必多叙。且說這天我坐在房子裏覺得無聊。想出去游玩游玩。便凝神注視那屋頂上的一條小縫。這條縫真是如線一般的。就是螞蟻也

通不過。却是我只管凝神注視着。心裏想道。倘然這條縫慢慢變成一扇門。我就可以從這扇門裏走出去了。想罷。果見那條縫慢慢的放大起來。越放越大。不到片刻工夫。居然變了一扇門。我便聳身一躍。已到門外。門外不是屋頂。却是平地。我疑心這所謂屋頂花園。不然。爲甚麼從屋裏面走到屋頂上。反而是一片平地呢。再低頭看那扇門。也沒有了。腳底下只是一片青草。青草上堆積一些落花。好像是個暮春天氣的樣子。放眼遠望。只見花園的盡頭。就是一道大河。水平如鏡。兩三隻小艇。在水上浮着。不知怎樣。我就暗暗明白。這是西湖。回頭一想。又不是西湖。他分明是一條河。並不是湖。隔河望着對面。只見那岸上架了一尊大砲。十幾個兵。有的臥着在地上。有的坐着在地上。我詫異道。爲甚麼架了砲。難道要打仗麼。一言未了。背後面便有人答道。是的。不久就要打仗了。我回頭一看。只見立在我後面的。乃是一個文弱的書生。却是左手裏拿了把指揮刀。右手裏拿



了一本書。書面好象是寫了古文觀止四字。我一時也不及細看。只問他道。爲甚麼要打仗呢。那書生道。你看這裏的風景。豈不是很好麼。我道。是的。風景很好。那書生道。這樣好的地方。非打不可。要將他打得糜爛。那時候我心裏才快活。我道。你是何人。何得說這不近人情的話。那人道。我麼。我從前是秀才。現在是巡閱使。我道。原來如此。失敬了。那書生笑了一笑道。朋友。快躲罷。那邊就要開砲了。

我道。開砲麼。爲甚麼你也不走。那書生道。我不要緊。我的鞋子。就是兵船。我只要一舉足。那兩隻兵船就一齊駛入海裏去了。我道。我躲在你兵船裏如何。那書生道。不行。你若是變了一個蝨子。就可以躲在我的兵船裏。你若不變蝨子。是不行的。

說時遲。那時快。一言未了。轟的一聲。一個炸彈。從天空中落下來。落在離我們三丈多遠的地方炸裂了。那書生道。好的。再來一個罷。我道。有了。有了。這

東西不是好玩的……這炸彈是從甚麼地方落下來的呢。那書生道。你不見剛剛有飛機從我們頭上飛過去麼。我道。怪不得剛才聽見一陣怪響。就是飛機罷。那書生道。正是。剛才就是飛機。

我道。這飛機是從甚麼地方來的。那書生道。是從皇帝的老家而來的。他本想要轟北京城。却是毫不能準。只是亂擲一頓。剛在說着。那書生忽然大叫一聲道。不好了。接到一個無線電報。說是前途危險得很。我忙問道。無線電報。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我一句話還沒說完。只見那書生將雙脚一揮。果然兩隻鞋子立刻變了兩隻兵船。如飛一般的駛入海裏去。片刻之間。已去得無影無踪。那對面岸上架的大砲。就轟轟的開起來。我回頭往後逃。誰知才回過頭來。就遇見一個着洋裝的人。近面走來。向我說道。先生。請你救一救我罷。我道。你是何人。他道。我當年是個賣布的小本生意人。如今是大總統。說着。就哭起來。這時候。

對面岸上的砲聲。却又靜了。所以我們也可以不必逃。還是立在這裏。只見遠遠地又來了一個西裝少年。還攜着一個旗裝的女子。我道。這又是何人。那人道。這就是皇帝和皇后。現在他們也從宮裏逃出來了。

我道。他們住在宮裏。關起門來做皇帝。好不快樂。爲甚麼要逃出來呢。那人道。如今真不成個世界了。總統被人家驅逐出來。皇帝也被人家驅逐出來。怪不得小百姓要討飯了。我道。沒有了皇帝和總統。小百姓就要討飯麼。這却未必。那人道。人家驅逐我。我怎能不咒罵人家呢。我聽了他的話。覺得又是好氣。又是好笑。

正在說話的時候。那少年的皇帝。和少年皇后。已走近我們身邊來了。皇帝先向我們行了西洋式脫帽的禮。接着皇后又向我們行了滿洲式拜跪的禮。一齊說道。二位救救我們罷。可憐我們是末路的皇帝和皇后呀。那人道。我也是末路的總統。我自顧不暇。怎能救你們呢。說着也流下淚來。我道。你

們三位。可算是同病相憐了。你們一起逃罷。路上還有一個照應哩。皇帝和總統本來是冤家。但是今日大家到了末路。彼此是一樣的人了。從前的冤仇。到如今可以一例取消了。他們三人點頭稱是。但是那末路的皇后道。到底叫我們往何處去呢。就是討飯。也不知往那裏去討。我們身邊一文錢也沒有了。先生可先給我們幾文錢麼。

我道。我的錢早用完了。你們沒錢不要緊。將你們身上的衣服揀好的脫下來。去當了錢用。只要留一二件著在身上。就穀了。三人一齊說道。這個到也不必。我們窮雖窮。手指上還有兩個金鋼鑽戒指。還不至於要甚衣服。我道。既然如此。何必要向我行乞呢。皇后道。拿手指上的戒指去當錢用。豈不是失了皇后的體面麼。旁的且不管。單問叫何人送入當舖門去。眼前的太監宮女一個也沒有了。難道要皇帝自己送去麼。那麼這家當舖將可以掛一塊匾。說是「龍駕親臨」了。這倒是一件笑話。

我道。皇帝上當舖去。固然是失體面。但是皇帝向路人討錢。難道不失體面麼。我現在可惜身邊沒有錢。倘然有錢給了你。將來也好向人家誇口。說是「曾救龍駕」了。這話說得大家笑了一笑。我又說道。在歷史上。先討飯後做皇帝的倒有。先做皇帝後討飯的倒沒有。皇帝逃難有。總統逃難却没有。我這樣的說着。那末路的總統說道。我們可算是開千古未有之局了。

末路的皇后道。不要多說話了。時候已經不早。我們快點走罷。恐怕後面有人追了來哩。末路的皇帝和總統齊聲稱善。他們三個人就結伴去了。去向何方投宿。我也不得而知。

我正在替他們三人難過。因想起盛衰無常。做了皇帝和總統。也是這樣的結局。何況是一個小小的巡閱使。却是剛才那巡閱使。倒還灑灑落落的。蹈了兩隻兵船。往海裏去了。不比皇帝皇后總統這樣狼狽。唉。他莫非又是有了兩隻奇怪的鞋子罷。我正在這樣的想。又聽見背後有人呼我道。你看見

剛才有皇帝和皇后走過麼。我回頭一看。只見呼我不是他人。乃是三個兵。手裏都拿了槍。我一望就知道他是有槍階級的人。是不好惹的。連忙說道。我剛到這裏來。並沒看見皇帝走過。三個兵之中有一個道。我們是馬二先生手下的兵。來此只爲追皇帝。並不管他事。你老實說。倘然說謊。我們是不饒你的。我故意的指着對河的岸上道。恐怕他們已經渡過河去了。有一個兵道。可是真的麼。我道是真的。

這時候剛巧對岸有兩個人在那裏行走。離開我們很遠。也認不清是何人。一個兵道。恐怕那邊就是皇帝和皇后了。又一個兵道。快開槍。一言未畢。槍聲就響了。對岸那兩個行路的人。受傷沒有。我也不得而知。但是對岸的守兵。看見這邊開槍了。他們不知是甚麼事。立刻開炮還擊。轟轟的放了幾炮。我嚇得只管往後逃。還算我的運氣好。沒有被砲彈打中。却是那三個兵。已不知往甚麼地方去了。打死了。也說不定。再看這許多的高大房子。都被炮

## 東南劫灰錄附錄小說

彈打倒了。簡直變了一片瓦礫之場。這時候炮聲雖止。那瓦礫之場中的呻吟聲。真是慘不忍聞。大約都是無辜的小民。忽然遭着這飛來之禍的。大家在呼痛的聲中。還帶着說道。這都是皇帝和總統害得我們如此啊。這都是皇帝和總統害得我如此啊。這種聲音。實在悲慘。使我禁不住也大哭起來。才哭了一聲。眼前的慘景。忽然沒有了。我還是坐在一間小房子裏面。聽見我的哥哥在門外說道。他又在這裏發瘋了。我凝神一想。方知我剛才所歷的境界。乃是一種幻覺。然而世上一切的事。莫非幻覺。苦的固是幻覺。樂的更是幻覺。我哥哥方說我發瘋。我恐怕他也是夢罷。

## 兄弟

這雖不是一件實事。然可以當一件實事看。在事實上雖未必有。在理想上是可以有的。並不是荒唐無稽之談。讀者讀了這篇小說。可以知道戰

爭之無謂了。不但是同室操戈可作如是觀。卽所謂和敵國打仗。又何嘗不可作如是觀。

## (一)

當甲乙兩軍開始打仗的時候。兩方面的大砲。如雷一般的轟。砲彈如雨一般的下。兵士們也不知打死多少。不必細說。

單說有幾個傷兵。被紅十字會救護出來。送往醫院裏去。其中有一個甲軍的傷兵。被砲彈從右邊腰間穿入。從左邊腰間穿出。簡直將腰間打成兩個洞。可以用槓子貫過。抬着他走。好像和鏡花緣小說所說的穿胸國人差不多。不過不是穿胸。只是穿腰罷。說雖如此說。可憐這個傷兵。傷勢十分沉重。差不多性命是保不住了。

紅十字會員將他扛入醫院時。沿路流下的血已不少。失血過多。面色灰白。已不像個人了。醫生大約看過一遍。便斷定他無救。也不替他醫治。讓他臥



在地上等死。

他臥在地上。停了一回。不知怎樣。突然立起身來。要衝出門去。一面走一面說道。我是排長。我怎能臨陣逃脫呢。我逃了。我那些兄弟。有何人指揮他們。我是排長。我怎能臨陣脫逃呢。唉……還沒說完。便已支持不住。一交倒在。地上。再也不動。唉。死了。可憐他臨死的時候。還忘不了他的兄弟們。有許多的傷兵聽了。流淚的流淚。嘆氣的嘆氣。也有幾個稱贊他是好漢。

(二)

這時候。又有一個乙軍的傷兵。傷勢很輕。不過是右手臂上被彈子打了進去。當時經醫生將彈子取了出來。敷了藥。裹了布。好像也不覺得痛了。他看見那個甲軍傷兵。死得慷慨激昂。他也走過來看熱鬧。不看猶可。一看便不得了。

他仔細看了一看。不禁大呼道。這不是我的親哥哥麼。他出門多年。不知踪

跡。他幾時跑到甲軍營裏去了。我那裏知道呢。說着。又低下頭去。彎着身子。跑在地上。將甲軍傷兵抱着。看了又看。分明是他的親哥哥。叫一聲我的哥哥。便大哭起來。

這裏已經死去了的甲軍傷兵。聽了他弟弟的哭聲。又暫時甦轉來。張開兩眼。將乙軍傷兵望了一望。看見他的軍服。知是乙軍。便伸過手來打。乙軍傷兵把他的手提住了。連呼我的哥哥。我的哥哥……呼聲沒斷。兩人一起倒在地。

甲軍傷兵當然是死了。乙軍傷兵的創破裂。血流如注。面無人色。也已奄奄一息了。

## (三)

旁邊再有其他傷兵。指着乙軍傷兵說道。昨天夜裏。就是你開得大砲。你哥哥就是你打死的啊。

## 東南劫灰錄附錄小說

## 滑稽先生被劫記

當江浙戰爭的時候。亂兵到處搶劫。自從開戰以來。直到現在。已有半年多。戰事還未有結束。人民所受的痛苦。真是言不勝言了。

在這時候。有二個避難的人。偶然聚在一處。各各訴他的苦處。一個說道。我避難出門的時候。正是早秋。身上還是穿一件夏布長衫。現在已經初冬了。棉衣還不知在那裏。一個說道。我卽是不久逃出來的。我的棉衣本是穿在身上。却在半途上被兵剝了去。我不給他。他就要我的命。

再有一位。徽號滑稽先生。這時慢慢的笑着說道。二位不必多憂。讓我說一件故事。給二位解悶罷。那二人齊聲問道。甚麼故事。滑稽先生道。就是我被劫的故事。二人齊道。這樣的故事。我們聽了。越發傷心。怎能解悶。滑稽先生道。不然。你們聽了。一定發笑。二人又道。如此便請你說罷。

滑稽先生道。當亂兵要搶劫我們的時候。我早已料定了。早已布置好了。一

心等他來。

左右鄰舍一家一家的搶徧了。便挨到我家。有亂兵五六人。將門敲破了一擁而入。口裏亂說道。錢。錢。我將身邊大洋一元摸給他。他嫌太少。我指着木厨。叫他自己去拿。他開了木厨。尋出幾大捲鈔票來。約有三百多張。一張一張的。都是外國銀行鈔票。此外再有金指環兩個。和一些零碎銀子。那兵將鈔票金指環。放入衣袋裏。又從厨裏尋出兩大包食物來。一包是麻酥糖。一包是雞蛋糕。都是很新鮮的。兵看見了。饞涎欲滴。就把他吃完了。才呼嘯而去。

兵去了。又有土匪來搶劫。這時警察已逃走一空。我家的門已被兵打壞了。毫無攔阻。只好讓他們進來。但是我又臨時想出一法。從樓上擲下炸彈十幾枚。才把他們嚇退了。

那二人聽了滑稽先生的話。一齊說道。被兵劫去鈔票和金指環。損失甚鉅。

而且這件事。又何能使人發笑。至於擲炸彈嚇土匪。更是說謊話了。那裏有這樣的事。我們聽了你的話。毫不發笑。

滑稽先生道。不然。我被兵搶去的鈔票。你道是甚麼鈔票呢。原來是德國馬克的票。總計值不到一元。金指環。也是鍍金的。連那銀角子。也是平時誤收下來的鋁質角子。

二人聽到這裏。已禁不住大笑起來。連說妙妙。滑稽先生道。還沒有說完哩。那麻酥糖。雞蛋糕。也是我定製的。中間都放了瀉藥。那幾個兵吃了下去。我想不到一點鐘。就要肚子痛。再過五分鐘。就要瀉得滿褲子是屎了。

二人聞言。越發大笑。只覺得快樂。忘記一切被劫的痛苦了。

滑稽先生又道。你們以爲擲炸彈是說謊話麼。實在不是說謊。不過所擲的。是假炸彈罷了。然而能嚇退土匪。豈不是可笑麼。

二人齊問道。假炸彈是甚麼。

滑稽先生道。就是電燈泡啊。二位如不信。試將電燈泡擲在石板地上。聽他爆烈的聲音。利害不利害。

滑稽先生說到這裏。就隨手將身邊電燈上的燈泡拿下一個來。用力擲在地上。果然砰訇一聲。絕似炸彈。那兩人都吃了一驚。才大笑而散。

## 今遊俠傳

昔者司馬遷之傳遊俠也。曰：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今讀其書。未嘗不嘆其言之沈痛。乃爾也。

魁奇磊落之士。生於濁世。世莫之知。而士亦不求人知也。蠅營狗苟之流。則既羞與爲伍。視舉世功名利祿。曾土芥之不若。於是逃之於山巔水涯。與野老村童爲伍。茹山飲水。爲隱士以終其身。或則目擊時艱。凡家國興衰。社會隆替。人心厚薄。風尚奢儉之故。靡不觸目驚心。撫今思昔。輒爲之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顧又手無寸柄。無以挽頽風而礪薄俗。一腔熱血。無處可灑。於是寄跡於屠沽之間。飲酒放歌。如狂如癡。以略發紆其鬱塞磊落之氣。而自命爲遊俠。

嗟夫。在上者賢明。能得士。士亦樂出而任天下事。政治清明。風俗醇厚。山林

無隱遁之士。市廛無遊俠之流。吾於此可以占世運。而嘆隱士遊俠於亂世爲尤多也。以余所聞關東盜王。酒家傭。及莊五者。非其倫歟。

莊五。本姓某。以犯法網。更姓爲莊。而逸其名。或曰。山東人。或云陝西人。而常操中州音。故人亦莫之深知。行五人呼之爲莊五。然亦時變其姓氏。范睢張祿。真僞莫辨。或曰。莊初嘗習舉子業。應童子試。時清廷初廢八股文。改爲策論。顧士人皆封於舊習。所作皆空疎浮泛。略無實際。五獨慷慨言天下事。淋漓滿紙。一策至八九千言以上。鄰座生見之。相駭以爲狂士。而五不顧。走筆疾書。日未晡而繳卷出。大飲於酒肆。洋洋自得。以爲第一人。舍我莫屬。醉後放歌。歌李太白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句時醉甚。歌未畢而大吐。濺及鄰生之衣。生起責之。遂相詬罵。旁觀者責五。五不服。謾罵觀者不平。聲勢甚盛。欲毆五。忽酒家傭排衆人入。揚聲言曰。某先生奇人士也。今以醉而有辱諸公。幸勿怒。吐酒污人衣。小人償其值可也。



## 今遊俠傳

衆人聞酒保言。大奇之。欲觀其異。羣鼓躁曰。試償其值來。而酒保立取十金。至以償衣被損者。衆人中有卓絕流俗者。至此知五誠奇士。而酒保亦奇人。於是勸衆散去。而五已醉如泥矣。

明日。五醒已解。知昨日事。深引以爲恥。登衣被損者之門。而謝其罪。訪酒保。償十金。酒保笑曰。此先生不知我矣。我以先生爲奇士。而爲償十金。而先生乃以衆人目我乎。五亦笑曰。某有目不識異人。於是大笑而去。

數日。榜出。五竟被黜。五聞之。笑曰。我聊來遊戲耳。豈與若輩爭功名來乎。事後。取閱試卷。知五文已爲有司所激賞。顧其中有玄字。犯清帝諱。有司不敢舉。付之嘆息而已。五曰。朝廷取士。願爲此耶。嗟夫。余方有志於當世之務。以爲非此無以自進。姑爲之。志豈在區區之功名哉。今若此。彼所取者。乃奴隸僕妾之材耳。經濟之士。有用之才。而必使之強學奴隸僕妾之所爲。尙何言哉。尙何言哉。於是絕意仕進。退而耕數畝之地。躬親耒耜。暇則教鄉村兒童。

誦四字書。因以自給。若將終老焉。

已而清政愈紊亂。時事愈不可問。聞黨人在東京組織秘密機關。五欲往歸附之。資不足。商之其妻。則典釵珥之屬。始得成行。至東京。遇一黨中人。五與縱談。其人曰。他日大功成。吾黨皆徐常也。徐指徐達。常指常遇春。其人言時。若有得色。而五知其所志。不過公侯而已。遂拂衣去。星夜買船歸。

方至滬。已聞當道捕已急。不敢留。越二日。仍之東京。初五之東渡也。其鄰生劉基。艷其妻而挑之。不從。則以威逼。五妻力不敵。竟以死拒。劉懼。遂反告五。私通黨人。羅織其罪。并謂五之試卷。不諱玄字。是卽大逆不道之明證。劉又豪於財。上下賄賂。當道竟置人命案不問。以五妻畏罪自盡報。而反懸賞捕五。劉以告發功。坐收五產。成小康。而五不知。自東京之滬。瀆幾爲邏卒所得。幸得其密友微告。始脫於險。比至東京。始知妻死產奪。呼劉名而誓曰。不雪此仇。非人也。居東京數載。無以爲生。至於鬻歌以自給。黨中人亦數與往還。

## 今遊俠傳

思得五以爲己助。五皆嚴拒之。輒自謂曰。良莠雜沓。吾不能與若同居。大丈夫有好頭顱。當好自斷送。安得輕擲。久之。愈困頓。不復能居於東京。乃微行歸國。初。五本姓某。至是乃改姓莊以行。五而卽以五爲名焉。或曰。五實無兄弟。其稱爲行五者。僞也。是不可知。

五初歸國。購船票二。攜行李亦若二人者。而各置於一船。頃之。舟行大海中。忽船中人譁呼。某某投海自盡。蓋於行囊中得絕命書一而已。不見人。書上言自盡之故及姓名里閭。則五之真姓名。而當道所懸賞以捕者也。此信傳至中國。於是人皆知某某已葬身汪洋。捕事乃懈。而五得改姓名登岸矣。死者初無其人。五之計耳。是事鼎革後。五始爲人言之。

五歸國。居滬旬日。資用乏絕。行乞於市。日暮矣。得數錢。登酒家樓。欲市麵以果腹。酒家見其丐也。拒之。方譁躁間。而櫃上一于思者排衆人曰。此吾故人。其納之。於是延五上樓。于思者隨其後。于思者不言。五亦不問。但食麵而已。

盡三器。五既飽。于思者引五至密室而問曰。先生非當日在酒家樓上大吐污人衣者耶。何落拓至此。余當日酒保也。今爲司賬者矣。於是遂涕泣談別後事。而五居酒家者旬餘。武昌革命事起。

五與于思者多所規劃。五亦常往來於湘鄂寧浙之間。參預戰事。終以所見不合。不久輒去。而預料革命之後擾亂當更甚也。遂謀遁之深山。而不復預聞世事。于思者苦留之。乃隱於商。爲酒家司會計者。五六年得錢輒以周濟道路貧乏。其濟人也。先老幼。次及狀貌詭異之徒。曰。此中或有英雄。然于思者則謂五曰。吾年五十六。爲酒家傭保。閱人多則數千。寡亦數百。終未見如先生者。

初五居滬。日與于思者飲酒爲樂。而以劉仇未報。引以爲恨。醉後輒爲于思者言。于思者曰。止有報人之心。而不慎於言者。殆矣。五乃不復敢言。一日于思者忽辭五去。謂省其親也。五置酒送之。兩月返。謂五曰。劉之仇爲汝復矣。

## 今遊俠傳

五驚喜感泣。投拜於地。問所以復仇之道。于思者曰。某縣令。余之姪也。命吾姪逮劉而治其罪。合邑稱快。子之仇不已復乎。然爲上官詰責。吾姪已掛冠去矣。五曰。去何之。于思者曰。關東曰。去何爲。曰。墾荒且爲盜。五嘆曰。吾奇士也。而先生尤奇。劉仇旣報。五無歸志。於是居滬。遂閱五六年。一日。飲酒醉。忽如有不樂。仰天嘆曰。大丈夫生於世。其如此而已耶。于思者聞之。進曰。先生可以往關東矣。遂作書薦五於其姪。取道津浦而赴關東。自是無消息者又數歲。而于思者踪跡亦莫定。鱗爪偶然一露。若神龍焉。

民國某年。吉林之邊境。有大盜自稱爲王者。所治境內。秩序井然。務耕種。修戰備。明法令。嚴賞罰。重教育。卹老弱。有三不劫。一老幼。二孤身遠客。三女子。其黨犯者。以軍法從事。遠近居民爭歸附之。官兵雖知之。而不敢犯。

王之次。有軍師數人。參預大事。酒傭之姪。莊五。皆在其列。五尤多所建樹。謂平生抱負。至此才得一試。而久之。酒傭之姪。又棄盜而爲官。爲旅長。爲官久。

之。又復爲盜。是蓋出沒於官與盜之間者。長官莫敢問。問則其黨徒將立取首以去。

或曰。盜王。吉林土著也。其徒五六十萬。人釋戈則爲農。爲獵夫。被甲則兵。據雞林邊境。蓋已數十年。

于思于思之酒家傭。年已六十。頎而長。善談論。亦能技擊。其爲酒保。爲在江湖訪異人云。莊五去後。猶有人見之于春申酒肆。而終不知其姓名。

記者曰。莊五。奇人也。而酒家傭尤奇。其姪更奇。宜乎莊五慷慨自負。若不可一世。而甘自低首爲盜王之軍師也。盜王何人哉。惜乎不可得而知。然觀乎酒家傭與莊五。甘爲之用。且五稱生平抱負至此。才得一試。又觀其能得民心。則賢於所謂官吏遠甚。可知也。是盜歟。王歟。抑隱遁之士。遊俠之流乎。是不可沒也。於是作今遊俠傳。以視朱家郭解爲何如耶。

## 朝鮮英雄傳

## 朝鮮英雄傳

張仲泉。奉天人。或謂其先本山東蓬萊人。聞滿洲農林礦產之利。易謀生計。遂携家出關。居於奉天。而爲奉天人。經營數歲。甚有所積蓄。稱小康。而仲泉任俠好客。東魯好事男兒。及亡命之徒。與夫落拓無歸者。咸往依焉。仲泉一厚遇之。門下食客。以數百計。視客之能。而指使之。或墾或獵。且至開礦探珠。使各有所事事。及獲利。聽客自携取。而不過問。然客之至者多武夫莽男兒。無解文義者。仲泉輒引以爲恨事。嘗仰天嘆曰。嗟夫。吾幼而失學。未得徧讀古人書。然塾師嘗授我史記遊俠刺客傳。吾讀之而慕其人。又嘗讀孟嘗君信陵君傳。而知天下英傑奇特之士。多自隱於賣漿屠狗之間。吾是以傾家以結天下士。然客皆碌碌。而如馮煖毛遂之流。尤未一見也。武夫不知詩書。終無足取。吾幼失學。今安得遇一老師宿儒。日爲吾講古今治亂得失之故。興亡成敗之由。以及特立獨行之士之高風亮節。奇行異事。慷慨淋漓。以

快吾意。嗟夫。是今日之無士耶。抑士之不我就歟。

一日者。仲泉方燕居。忽有長髯客。投刺來謁。視其名曰申嶽。貌溫雅若儒者。髯長及腹。雙目炯炯有光。衣褐冠笠如古畫圖中人。見仲泉。長揖。意氣揚揚。曰。聞足下好士。故來歸也。仲泉曰。先生年幾何矣。曰。六十二。仲泉聞言自驚。窺其顏。若四十許人。因復問曰。先生知詩書乎。曰。少嘗習之。棄之久矣。仲泉曰。何處人。曰。中國人也。仲泉笑曰。吾固知汝爲中國人也。中國何地人。客怒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卽非中國人。亦不必問。而况中國人。足下視申嶽爲何人可也。而於地何與哉。吾聞足下好士。不遠千里而來。而今始知足下所好者非真士也。猶葉公所好。非真龍也。仲泉聞其言而異之。改容謝曰。吾開罪於先生。幸先生其弗棄。吾方欲求一老師宿儒。爲講經史。先生其能之乎。客掀髯曰。何不能。於是仲泉大喜。執弟子禮甚恭。而客亦以師自居。無少讓焉。



仲泉待嶽厚。其他客見而嫉之。爭讒嶽於仲泉。有劉裕崑者。仲泉之疎遠戚也。素無賴。以賭爲業。一日者賭負與人爭。繼之以鬥。死一人焉。因亡命匿仲泉所。改姓名曰陸金山。仲泉雖知其不肖。而姑容之。是時金山尤嫉申嶽。屢言於仲泉曰。彼迂腐書生。何用也。仲泉笑置之。而待申嶽愈恭。

羣客相與謀曰。申嶽不去。吾等無噉飯地。誰能去之者。言未已。金山躍起曰。吾能。於是遂密定殺申嶽之計。而是時仲泉問於嶽曰。吾門下客多矣。然未見有魁梧奇傑之士。先生以爲何如也。嶽徐對曰。冀用之於衣。則穢用之於田。則肥。碌碌無能之人。與夫陰險奸詐之小人。惟在用之者何如耳。雞鳴狗盜之爲用。其功豈遜於馮煖毛遂。蘭相如輩哉。仲泉曰。然則吾門下豈無馮煖毛遂。蘭相如之流乎。嶽啞然笑曰。有勝于馮煖毛遂。蘭相如。萬萬者。而足下不知也。仲泉驚曰。何人。旣而悟曰。先生是也。先生是也。言已。相與拊掌大笑。申因顧仲泉屏右。左語之曰。吾所受於子者多矣。無以報子。今爲子計。宜

急招黨徒。託名墾植。而陰教以兵法。不出五年。天下將大亂。足下乘時而起。關東三省地。足下囊中物也。蓋時爲清之季世。朝政不綱。革命軍時起。時仆。而民心渙散。無復歸向滿洲。故申嶽早知五年內天下必大亂。而力勸仲泉。陰結黨徒。以據關東三省之地爲己有也。而是時仲泉聞言。躊躇不遽決。申嶽曰。足下無此志。吾又何必多言。長鋏歸來乎。吾去矣。仲泉又改容謝曰。吾雖不才。然幸蒙先生辱教矣。何遽言別。曷少留。以叙賓主師生之誼。而後行。可乎。至先生所言。其事體大。待熟計之。又安知其不可。申曰。善。吾姑留旬日。可也。而是夜金山乃直入申嶽室。以刺申嶽。

時已夜午。遙望見嶽室燈光未息。金山逡巡不敢卽進。恐有備也。伏窗下。自門隙竊窺之。見嶽坐燈下讀書。書簡纍纍然置案上。嶽方披覽。神不他屬。金山意其無能。以利刃破扉而入。門固薄板。應手而倒。嶽呼曰。盜盜。而神色不稍變。隨手取案上銅鎖紙尺。擊案聲如雷霆。而案已洞穿。金山一足方跨入。

## 朝鮮英雄傳

戶聞聲驚悸失措。欲返身退伏。暗陬以避其鋒。而觀其異。然戶內一足已着地。不能舉。初亦不知痛。但麻木而已。是蓋爲斷銅尺所飛中也。金山知事急伏地乞赦。嶽笑曰。誰教汝來。老夫非易與也。今且去。後其慎之。於是爲撫其足。良久。血脈流動。足乃能伸縮自如。金山伏地叩頭而去。嶽掩扉讀書如故。而他人未有知其事者。惟嶽室中一童子知之。嶽戒勿言。童子亦不敢洩。明日。嶽見仲泉。絕不言昨夜事。見金山。與握手談笑如初。金山且感且愧。然此事終不能對人言。他客初見金山。慷慨自言能去申嶽。久之無動靜。或笑金山怯。徒作大言而已。或曰。金山方與申嶽日愈親暱。其人險詐。不可信也。於是羣客日疑金山。而恐金山洩其去嶽之祕於嶽之前也。愈不自安。於是乃先謀殺金山。金山死。而嶽亦以他故辭仲泉去。嶽去。童子始敢爲人言金山刺嶽事。他客懼且悔。然已無及。初羣客之疑金山也。飲之酒。推而墮之井。事發。相與歸罪於申嶽。曰。申先生怨金山深矣。仲泉曰。何也。客曰。金山不當短

仲泉於君前乎。仲泉曰：若然。既而曰：申先生未嘗言金山短。而申先生欲去久矣。吾苦留之。申先生何如人。豈與金山爭寵者耶。若勿多言。多言者。卽殺金山者也。客乃不敢復言。而仲泉遇申嶽愈恭。

申嶽見仲泉徒負游俠之名。而碌碌不足與成大事。頗鬱鬱不自得。旬日之期。既屆。乃謂仲泉曰：前日之言。何如耶。仲泉默然。嶽曰：吾去矣。仲泉起牽其裾曰：去何之。嶽勃然曰：舉世無知己。將入山林與鹿豕游耳。仲泉曰：先生之力。不勝耕獵。此戲言也。願左右取金帛珠玉贈之。嶽皆辭不受。只取一石硯去。曰：他日分別。以此爲紀念可也。而亦以折斷之銅尺贈仲泉。仲泉知必有故。而不敢問。嶽亦不言。問行期。曰：未定。問臨別將何言。曰：無有也。固請之曰：我在而不聽我言。我去而肯聽我言乎。仲泉不能再問。因置酒祖餞。與門下客酣飲。嶽大醉。數人扶掖之入寢。人皆以爲申先生今日不能行矣。明日童子起。不見申先生。索之不得。以爲他出散步。日中不歸。走告仲泉曰：

申先生得毋行乎。仲泉曰。申先生昨夜飲酒醉。何能行也。復視其衣履書籍。則皆挾以去。於是知申先生真行矣。不知其以何時行。不知其去何之也。於是不得其消息者五六月。

申先生去。仲泉愈無侶。而羣客日以狗馬聲色之樂。以進仲泉。數年。清鼎既革。改專制而爲共和。仲泉一日。忽得書。蓋自申嶽投來。書曰。足下不聽吾言。坐失事機。不然。足下亦今日之革命偉人也。嗟夫。足下知我爲何如人耶。我朝鮮遺民也。痛國家之淪亡。而不甘爲某某之奴隸。託言中國人。思欲陰結草澤英雄。以恢復我祖國。亦以振積弱之中華。奔走遼瀋津京吳越間數年。而所如不合。聞足下名。遠道來訪。而又復如是。尙何言哉。此去決不返國。蓋偵者多。必爲所得也。中華雖大局粗定。然隱患四伏。他日暴發。其爲害當過於專制之世。小民流離痛苦。無端而遭塗炭之災。言之痛心。吾此去決不歸國。吾將行獵於雞林之森林中。與虎狼同處。足下以我爲不武耶。非也。吾不

妄用耳。足下甯知我哉。足下甯知我哉。已矣。勿多言。強弱盛衰。若循環然。五六年後。世局將一大變。強者弱。富者貧。合者分。亡者興。卽今恃其勢以凌我者。十年而後。亦必自敗已矣。勿多言。足下拭目俟之。努力自愛。幸勿念我亡國遺黎也。仲泉得書。始知申嶽之身世。爲之慨歎不已。而四出覓之。終不知其蹤跡。越五六年。而有歐洲之大戰。所謂強者弱。富者貧。合者分。亡者興。申嶽之言果驗。於是仲泉愈思申先生。而苦不得見之。

又越一年。仲泉行獵至長白山下。大風雨。不得宿處。走長林豐草間。見一石洞。就以避雨。於洞中得破硯一方。愴然忽憶臨別贈石硯事。拾而視之。果當日贈申嶽者也。因大索洞中。亦不得申之蹤跡。甚鬱鬱。雨止而返。抵家。越數日。又得一信。曰。足下至我洞中。我知之。故避之也。他日。毋再來。來亦不相見。徒冒豺虎之險耳。署名曰嶽。仲泉得書。狂喜。與獵者數輩。裹糧再去。竟迷途。不得至其處。

## 越南義士傳

記者曰。余嘗作游俠小說數種。曰朝鮮英雄傳。曰今游俠傳。事雖未必可信。而文則頗可觀。雖然。太史公作史記。其事亦豈必皆真。子長無辜被刑。鬱鬱不自得。乃發奮而作史記。其無限幽憂孤憤。皆寄託於筆墨之外。善讀史記者。不作史看。而作文看。良有以也。余何人。豈敢效子長之所爲哉。然心有所感。而不能言。借小說以一吐。其與子長。又何以異哉。讀者但觀吾文。莫問其事。可也。若謂今日之小說。當重寫實。而吾猶有此浪漫之作。譽我毀我。吾所不計。吾但知吾欲如何言。則如何言耳。

越南亡國之後十年。有閩人李某者。商於越南。垂三世矣。今不勝其稅則之苛。憤而棄商爲農。逃之深山。率妻子墾荒地以自活。山深林密。人跡不至。賦稅所未及。李某闢草萊。誅茅結屋以居。逍遙不知人世間事。常自以爲桃花源。猶在人間。地初無名。李以其山之綿亘數里有似龍也。故名曰龍山。

居數年。忽有客自盤谷來。面目黧黑。手足胼胝。如乞丐。顧狀貌奇偉。非常人也。李某見而異之。止之宿。問客何人。客曰。天涯淪落人也。姓名棄之久矣。先生哀吾貧。而止我宿。何問姓名爲。李某愈異之。肅然不敢再問。爲具餐。客一食盡。五器鹿肩一雉二。猶未有飽色。李某妻子竊窺之。咄咄曰。此古之壯士而游俠之流亞也。

飯已。客曰。主人青眼。飯吾。吾無以爲報。願爲君歌一曲。可乎。李曰。願聞之。客乃放聲長歌。荆軻入秦之詩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歌已。泣數行下。李某亦泣。李之妻子聞者。無不泣。客乃慨然言曰。此亡國之音也。李某曰。客其有亡國之感耶。客何許人。吾亦天涯落拓人也。客之衷胡不能爲我言。客不言。又胡足爲知己。客曰。嗟夫。剝極則復。盛極必衰。循環之理。千古不爽。天下無不亡之國。天下無不爲亡國民之人。興亡又何足較。雖然。人非木石。孰能無情。故宮禾秀。銅駝荆棘。對此茫茫。能無感乎。魯仲連義不帝。



## 寄塵雜著叢存

秦夷齊恥食周粟。亦豈不知千載之下。嬴秦終不能保其帝王之業。而社稷邱墟。殷周又何擇哉。獨身經滄桑之變。目擊人民塗炭之狀。悲憤填膺。欲抑而不能自抑耳。李某聞言。爲之歔歔。客忽擊几頓足大哭。而几爲穿。李妻子皆驚駭。以爲客乃狂者。然李某終知客爲非常人也。哭已。謂李曰。吾生平有三恨事。家有萬金產。結客揮霍盡。而客乃負我以去。一也。亡國之恨。不知幾時能消却。二也。浪游不能養母。母死不能葬。三也。而亦有三快事。蓄一寶劍。一也。在盤谷遇一美人。二也。今得交君。三矣。李某鼓掌起曰。誰謂今世無知音哉。今日且飲酒。毋言亡國事也。復命妻子具酒食。痛飲。至沈醉而罷。

明晨。李宿醒解。披衣起視客。已失所在。不知何往。而壁上大書數字曰。去矣。事若成。當再相見。事不成。死矣。君不忘今日情。一樽清酒。一盂麥飯。吊我國殤。猶見我也。李某愈奇其人。蹤跡之不可得。山深路阻。不知人間事。客去何爲。竟不知。後二年。李子入城市。聞有謀叛而被繫者。歸以告李某。李某曰。是

必當年之客也。易裝爲商人。入市訪之。賂獄吏。見繫者於獄中。果爲客。相抱而泣。客微笑曰。君毋悲。我非懦人。甯畏此行矣。勉旃。君自愛。其再相見。李辭去。宿於逆旅。夜深。孤燈耿耿。不能成寐。聞窗外剝啄聲。潛自窗隙窺之。客也。問客何自來。曰。越獄來。問越獄將何往。曰。還當歸獄。問來何爲。曰。君當星夜行。不然。禍且及身。故來爲君言。問越獄何以復歸獄。曰。入獄代友也。此事祕不可言。行矣。君毋爲我而死。言已。翩然逝。而雞已鳴矣。李某懼。匆匆出逆旅。取徑歸。時東方將白。路無行人。至柵。遇守者。曰。此逃犯也。執而視之。面目不同。又縱之去。至家。日已晡。而自不是。知客之蹤跡。

李某輒飲酒酣醉。仰天歎曰。客義士也。而今不可得見矣。又一年。龍山有採薪者。攜書至。客所託也。而勸李加餐外無他言。

今李某死已數年矣。李之子爲人述其事如此。客之義憤。猶可想見云。嗟夫。誰謂客非義士哉。

## 新七俠傳

## 新七俠傳

胡子曰。自太史公傳游俠而後。古今人記俠義之事衆矣。然而虞初所志。稗官所探。其不隣於盜者幾何哉。俠者。墨氏之別派也。然後世假俠之名而爲盜。甯非痛心之事。以余所聞七俠士者。其庶幾乎。因次其事爲之傳。（按七人事非一時所聞。傳亦非一時所作。今總匯於此云耳。）

## 朱欣第一

朱欣者。江寧某家僕也。辛亥武昌事起。亟辭去。往投民軍。妻泣阻之。不可。某厚資之。贈一劍一詩。詩曰。胸無一字氣吞胡。讓汝堂堂作丈夫。萬里關河三尺劍。漢家將帥本屠沽。

胡子曰。辛亥武昌倡義。販夫走卒。聞風而興起者多矣。而吾記朱欣。僅聞朱欣也。吾記朱欣。不獨爲朱欣也。率然而聞朱欣。率然不能已於言而記之。吾何心哉。

太倉庖人第二

庖人。姓某氏。江南太倉人。以善烹名。然意所不屑。多金不顧也。明社既屋。清兵南下。江陰嘉定。屠戮最慘。而太倉以城降。亡一人與抗者。某獨慷慨誓殺敵。時據太倉者。李成棟。聞其名。召治膳。則欣欣然往。一日宴客。酒半酣。忽一客躍起呼毒。旋倒地斃。某於是知謀洩。殺李志不果行。亟戟指大罵。求一死。以媿士大夫。成棟揮出斬之。曰。我偏不欲汝立名。戒左右毋言於外。以故人無知者。後李敗。人始稍稍聞其事云。

胡子曰。此顧震生言。命吾爲文傳之。震生又曰。吾言庖人。吾不能言其姓名。何足貴哉。然庖人豈求名。亦所謂愧士大夫耳。嗚呼。震生知庖人心者矣。

大漢第三

清光緒季年。上海民吁報記者某君。嘗深夜遇大漢。與虬髯客相持。客理力皆屈。鼠竄去。某君異焉。與大漢語。知大漢爲人力車夫。客雇其車。不給值。遂

窘之。又知大漢非車夫。實爲復仇來。某君有文記之甚繁冗。余藏其稿數年。慮久之散失。節其略于此。大漢河間富人子。父商於天津。庚子之亂。家毀父死。碧眼兒虜弱弟去。拉人力車。鞭策隨之力盡。肺裂噴血而死。慘不可言。臨死執兄手言。致死者之狀。則嘿識之。潛南來尋仇家。先潛心習三國言語。復習拉車。以數數與彼輩遇。莫若此役。然伺之數月。仇未遇也。吾初聞大漢窘客大呼快事。而不知大漢苦心毅力。不特此也。此某君親見之。親記之。孰謂當世無異人。某君自署埋照。不知何許人。或曰汪允宗。余后遇允宗。惜未嘗問。大漢非業拉車。吾稱曰大漢。不稱車夫。

## 朱先生第四

朱先生不知何許人。清康熙中流寓浙西。初隱湖濱。後居南潯鎮之石海。授徒自給。而其父兄有功名者。則拒弗納。歌哭無常。徜徉於市。途遇戴纓帽者。必走避之。後有識之者。曰朱明宗室也。鼎革後。舉義旗。兵敗。劍傷其唇。自殺。

被救療而復生。唇遂缺焉。因自號曰缺唇。流寓於浙。漸與吳聲庵先生交。至吳家。遇飲則飲。遇食則食。無少謙讓。或治筵招之。又力辭不往。一日。謂吳先生曰。訂交數年。耗金若干矣。殘書數冊。聊以爲贈。吳詫曰。將遠行邪。曰。非也。死耳。未幾果死。先是。自擇葬地。樹一碑曰。明宦朱隱士缺唇之墓。至是。吳治其喪。舉棺輕若無物。或曰。尸解也。發所贈書。署名之處。皆已塗改爲缺唇。曰。驚天泣鬼錄。曰。誅胡檄。皆起義時作。此時文字獄方興。吳不敢留。悉焚之。惟號天記在其弟子黃某處。後黃携書入山。不知所終。今先生墓猶可尋。碑上僅存朱隱士墓四字。

胡子曰。此南潯吳一揆書其事示余。余節其言爲之傳。一揆又言。先生精異術。嘗駕箬於几。捕鼠置其中。鼠不得出。貓不得入。名曰諸葛八陣圖。又嘗剪紙爲魚。置之盆中。卽游泳矣。其他如此類甚多。余謂此不盡可信。然安知先生非有託而爲此也。則其用心亦甚苦矣。一揆居南潯。或卽聲庵先生之後。

宜乎知朱事甚詳。吾知其徘徊於荒烟蔓草間。摩挲殘碑斷碣曰：此朱隱士之墓。當有無限之沈痛也。

## 大力哥第五

張四者。直隸延慶州屬之青龍邨人。貌寢而有力。人呼曰大力哥云。一弟一妹。皆夭亡。四捕獸養母。以孝聞。嚴冬。霜雪封山谷。無所得食。則仰天嘆曰：使弟妹而在。吾可出謀升斗。今天之困吾也。邨之長者聞而憐之。則稍稍濟其困乏。四曰：人稱吾大力。吾不敢辭。稱吾哥。何若稱吾丐乎。四嘗捕一狼。相持終日。馳逐六七里。乃得斃之。又嘗徒手搏一豹。曰：土豹者。猛獸也。其多力如此。後母死。葬之山中。觸石殉焉。此清宣統時事。陳世字歸是者。嘗親見其人。爲余言之如此。

## 章鐵拳第六

章鐵拳者。江湖賣技人也。張兩拳加鐵。刀斧不能傷。因以爲號。實則不善技。

擊。惟以鐵拳耀於人。得錢米以自給。性嗜酒。每酒酣耳熱。慷慨激昂。談少年事。至悲哽。則泣涕嗚咽。不能成聲。聞者皆掩面垂涕。不能終聽而去。章曰。吾本山左農家子。父爲富人佃。歲歉。租無所出。富人追之急。則以二十千錢典吾爲富家奴。入其門。待我酷。日使舂米。舂必以杵。富人厭吾遲。罰去其杵。以拳代之。而日必責米一斗。稻芒刺膚內。不敢厭痛。苟米不成。則答撻更甚於是也。初典以二年爲期。及期。力未能贖。遂永爲之奴。而二年來。吾拳亦肌肉盡削。瘦骨如鐵。蓋日與稻白磨鍊而然。聞期滿。莫贖。仰天嘆曰。嗟夫。吾其沈淪於奴域歟。是夜。入富人室。哀以情。不可。反舉杖痛撻。格拒間。揮拳中其胸。富人倒。吾於是知賈禍。急奔去。比至家。放火焚廬舍。扶父母匿山谷間。竟夕。明日。易乞丐裝出境。當道聞富人受傷死。顧吾廬及父母。亦復付一炬。無從究。然吾自此漂泊江湖矣。自以吾拳能殺人。遂自附於賣技之流。博錢米養父母。嗚呼。夫誰知吾雙拳固百鍊來也。言時。意氣激昂奮發。至殺仇時。舉拳



擊案。案輒爲穿一孔。而鐵拳亦痛哭不可仰矣。

### 飛將軍第七

飛將軍者。本海盜也。其黨萬數千人。戴一人爲之魁。魁曰王。其次曰將軍。曰軍師。各以文武受封號。將軍所轄船以百艘計。艘十餘人。至百人不等。而悉聽將軍命令。王則指揮將軍。軍師爲之劃策而已。以此橫行閩浙沿海。大吏屢捕之而不能得。其中有號飛將軍者。尤以俠義稱著。嘗易服爲商人裝。率小舟十許。載麵麥之屬。至閩廣交界地。洋面遼闊。舟行甚稀。忽迎面有巨船來。其旗幟曰赤馬將軍。蓋亦同夥也。飛將軍佯爲不識。已而巨船近。羣盜喧囂鼓噪。紛紛劫麥船。飛將軍立船頭。長揖言曰。吾聞將軍只取不義之財。若何而害及商賈。吾等離鄉背井。逐什一之利。風濤烟瘴。九死一生。出門之初。不卜能生還與否。幸而無恙。則此區區貨物。一家老幼。所恃以爲生者也。將軍得之不足多。小人失之足以制死命。今不見赦。不特無義。亦且不勇耳。赤

馬將軍曰。善。揮衆令退。數百人聞命。肅然。飛將軍自去。赤馬未識也。越數日。王召赤馬將軍前。飲以酒。賜之金帛。既退。與飛將軍遇。掀髯笑曰。汝識麥船主人耶。不義之財。無取。勿失爲丈夫。非然者。罪不赦矣。一笑而散。於是人知赤馬之賜。飲必飛將軍言之於王矣。嗣是而後。人無敢妄肆劫掠者。皆飛將軍此舉之力。且其黨所恃以不敗者。亦以紀律森嚴故耳。或曰。飛將軍本嶺南士子。清光緒初。曾入庠。爲諸生。旋科試。以字畫不中。繩墨被黜。乃憤而爲盜。其初聯絡海盜。將大有所爲。然卒未聞有所舉動。或羣盜不足與謀。又遁而之他耳。嗚呼。抱不世之略。鬱鬱不得志。至於淪而爲盜。此則誰之咎哉。然而盜賢於士大夫遠矣。孰謂其爲盜哉。

## 獵人一夕談

按此篇爲民國十一年所作。其時南洋大學體育部將刊紀念冊。徵文於余。草此應之。篇中大意謂獵人鬥力鬥智。均不可恃云云。自以爲無存在之價值。顧刊於該冊後。有見之者。謂爲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舉世紛紜。無不以力與智相角逐。而終不免於一敗。舉凡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誰知以不爭爲務。而永立於不敗之地。於是世界無寧日矣。因錄於此。以與世人相商榷焉。

清光緒時。有楊嘉方者。少任俠好武。嘗徒手格猛獸。已而爲蚊虻所嚙。楊大苦之。嘆曰。吾力能敵虎豹。而無奈蚊虻何。遂大感悟。退而習黃老之術。久之。有得。寬衣博帶。恂恂若儒者。人不知其爲武夫也。

一夕。有獵者數人。自雞林南來。止於友家。友飲以酒。而亦招楊。酒酣。縱談。多行獵事。每及深山窮谷。與狼虎相搏。時精神奮發。鬚髯怒張。令人想見其勇。

此時獵人甲鼓掌嘆曰。快哉獵也。

獵人乙顧楊曰。先生知之。吾獵者不徒恃勇。亦恃智。楊曰。何言恃智。

獵人乙曰。東省產熊。猛不可當。以槍擊之。一中而不能斃其命。然熊性笨。受擊必返奔。故擊者當迎其面。而不可躡其後。否則一擊而中。返身撲人。人必無免。迎其面者。返無恙也。

楊曰。智哉獵人。獵人丙續言。先生猶不止此。東省之豹。亦獍猛異常。吾今爲先生言獵豹之法。豹之出也。其返必循舊路。而無或少爽。獵者於大雪後。晨起入山。見雪上之足跡。認其趾之前後向。而知豹之何往。東向者必西返。西向者必東返。若足跡亂。則必往而且返矣。他獸足跡。獵者亦一一能識之。不與豹子相混。既偵得豹之行踪。則出死羊當道陳之。爲誘豹也。己身匿叢樹中。以待其來。已而豹來。攫死羊。大喜。人卽持鎗躍出。目注於羊。而不注於豹。豹以爲人之將奪其羊也。以後足抵地。前足據羊。已分其全力之半。所恃以

敵人者口耳。於是張其口而露其牙。以示與人相敵。而獵者卽以鎗向其口。徐徐而進。豹怒而戀其羊。不欲舍之去。仍據地不動。獵者仍徐徐進。鎗及豹唇。豹不知爲鎗。力嚙之。人於是發鎗而彈入豹之腹中矣。

獵人丙言罷。衆皆鼓掌大笑。獵人甲忽言曰。雖然。吾輩獵者以獵爲生。然死於獵者比比也。以吾友而論。有死於虎者。有死於熊者。有死於狼者。最奇者則吾弟偶爲狐嚙。竟中要害而死。言已淒然。憶其亡弟。

主人欲問何以死於狐。而見甲淒然之狀。恐傷其意。不復問。不意丙忽言曰。狐性媚。宜乎若弟之死矣。甲聞言。反爲之失笑。而合座亦大笑。

楊嘉方曰。不然。此所謂柔能克剛也。主人曰。噫。楊先生深於黃老之學。宜乎爲此言。諸獵者皆曰。吾等武人。不知黃老爲何物。今幸遇先生。願一聞其說。楊曰。老子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精之至也。又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

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無死地焉。莊子云。至德之世。禽獸可繫羈而遊。鳥雀之巢可攀而闕。所以梁鳶無順逆。鳥獸視若同類。海客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此卽黃老之術也。

獵人聞其言。若解若不解。時已夜深。歡飲而散。

記者曰。獵人之不可以恃勇而恃智也。有如是乎。然而死於獵者。猶比比也。惜乎聞楊氏之言而不悟耳。然而世之逞兵者。恃勇恃智。或亦獵者之流。吾惜其尙未聞楊氏之言耳。獵人獵熊法。見近人所著雞林舊聞錄。獵豹之法。則在友人席上。聞諸他友者。是皆實事。而非臆造。今借來點綴。以成吾文。宜附誌其來歷於此。





A541 212 0014 2190B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再版

寄塵雜著叢存

此書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著者 胡寄塵

印刷者 大上海印刷所

出版者 上海新民書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北平 漢口 南昌 宜昌 成都  
廣州 開封 長沙 重慶 萬縣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本書現售實價六元





加實價二角五分